



曲園叢書

14
484
47



門
號 484
卷 47



春在堂禠文三編卷一

德清俞樾

上虞重建儒學記

惟 聖清稽古若時敦崇聖緒設教導化敘經志業
天下郡縣無大小咸建學典墳既章禮樂具舉和化普
暢雍雍如也有邑於曹娥江之東者曰上虞稽之志乘
蓋猶秦之舊縣厥地負海島嶼縣邈林麓黜儻民風敦
龐士習修飭學庭顯做悉如典禮若節春秋以上丁舍
采祁祁髦俊巾卷在庭耆德故老於是觀禮咸豐之季
粵寇雲擾皓壁頽垣毀於兵火講舍邱墟生徒離散無

何大亂底定乾清坤夷頽林舊制有待修復邑令王公下車伊始周觀橫舍慨然大息乃諮乃諏進縉紳耆老而謀焉爰有邑人王君某爲之籌費用集貲財木石粗給畚築始具又有邑人連君某理而董之是時文武官廨同時營建皆由連君敦理晝夜不輟寒暑無閒盛夏烈日中猶躬親簦笠往來達觀未雨一歲厥功告成不雕不繪體尙質之意背窳就攻昭子來之美故時崇聖祠規模卑隘曠而大之高堂邃宇有加於舊徵文於余用紀本末余惟先舅氏姚公光晉字平泉曾秉鐸於茲土至今多士謳思弗諼余昔避寇亦曾假一廛焉以瞻

以儀樂觀厥成故述斯記俾刻之石

鎮海尊經閣記

素王旣歿道在遺文小戴禮有經解之篇經之名所由立矣暴秦閏位焚如棄如炎劉代興稍稍修葺七略之作二曰六藝師古曰六藝六經也然樂經亡而經之存者五漢藝文志有五經稊議十八篇蓋自武帝置五經博士而石渠諸儒所論說者惟五經矣乃史家記載或云七經或云九經後世就釋文敘錄所列分三禮三傳而六之去老莊進孟子而十三經之名立國朝因之上自太學下至郡縣學官師以此爲教而士以此爲學

經正民興可謂盛矣凡郡縣學咸建尊經閣以虔諸經
俾多士得以誦習於其中意甚善也鎮海之爲縣亦甯
波一大邑也民物昌阜人文日新其縣學明倫堂後故
有尊經閣其始建於何時蓋不可考明嘉靖中邑人薛
文介言於都御史溫公檄縣重建而文介爲之記自嘉
靖至今三百餘年閣廢久矣又自明倫堂改建後堂基
恢拓并閣之遺址亦不復存光緒五年邑人周君茂榕
言於陳君某曰吾學無尊經閣於制未備明倫堂後固
無餘地而泮池之東有鯤池書院者去黌舍百步而遠
尙有隙地可以建閣今雖無文介其人然學校之事責

在吾黨盍圖之陳君曰然爰告之眾眾論翕合乃相陰
陽乃卜時日乃庀羣材乃鳩眾工歷若干月而尊經閣
成規制崇闕丹雘施熾落成之後購經籍以充牣之凡
歷代國史以及諸子之書諸家之集亦略具焉以經統
之所以尊經也美哉斯舉乎是可與文介匹休矣余研
求經訓沾沾於章句之末未足以窺微言大義然竊謂
人材之盛衰由於經術之顯晦茲閣之建豈獨有舉無
廢存學校故事已哉異時邑中人士有以文章勛業顯
者必自此舉始之矣余故書其建閣緣起刻石閣下俾
後之人知余言之有驗也

孫文節公祠記

咸豐五年吾師孫文節公以安徽學政死寇難
顯皇帝憫焉 賜諡 賜祭葬 賜世職悉如典禮於
原籍原任地方 敕建專祠春秋致祭所以勸獎忠臣
風厲百世意深遠矣太平府爲公駐節之所宜建祠宇
當塗縣知縣張君攀桂從士民之請請於大府祠公於
采石磯旣得請乃於太白樓後卜地而經始焉鳩工庀
材百堵皆作棟宇旣立俎豆以陳而使樾紀其事於石
謹按公姓孫氏諱銘恩字蘭檢江蘇通州人也道光十
四年中式舉人其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已而

遷司業遷右中允遷右庶子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
讀學士遷詹事府詹事歷官清要垂二十年入則簪筆
出則輶軒光譽令聞溢於朝野道光三十年英人之在
閩者欲賃居城中神光寺寺故閩士讀書之所官已諾
之士乃大譁公言於 朝其事遂寢咸豐二年公由廣
東正考官還 朝時粵賊已由岳州東下陷漢陽府公
請於九江以下沿江兩涯多置木簾支帳屯兵蟬聯魚
貫綿亙數百里東江面而窄之并條陳用簾之法凡十
二事 朝廷以公知兵可大用遷內閣學士權工部左
侍郎授兵部右侍郎會安徽學政缺員 詔命公往瀕

行人辭 諭以安徽寇氛方熾學政無守土之責如途
梗可迂道行公叩頭謝曰蒙 天恩體恤臣不敢稍有
趨避既至皖皖中大吏皆以安徽學政駐太平府而賊
據金陵爲巢窟太平與之逼近城郭不完兵餉俱乏勸
勿遽往公不可遂至太平受事召縉紳耆老激以忠義
命之搏力以衛鄉里出白金千爲之倡名捕其與賊通
者置之法部署粗定而蜀兵之亂作其時大營餉匱兵
勇多逃逃則爲草竊姦宄當塗令王乃晉廉知蜀兵劫
城外居民捕三人讞之而蜀兵三十餘人入縣署劫之
去旋闌入學政署皆手白刃勢洶洶公從戈鋌中出坐

堂皇問故眾氣懾乃呼寃公詰其魁則明正邦黃利中
也召而諭之曰有寃固宜雪然白晝擁兵入使者署大
不道罪且駢死矣兩人見公神氣嚴凝不敢犯願候察
治率其眾出越數日又有熊正武三人者亦蜀人也擁
眾數百至稱奉蘇將軍檄自爲一隊隨地殺賊立功公
曰太平甯國見俱無賊至此何爲廬州府新被圍汝曹
欲立功盍如廬乎命巡捕官爲之具舟舟具皆帖然去
公之處危城中遇事鎮定如此四年三月有詔 命公
協同前任河道總督潘錫恩守徽甯諸郡而公陳情之
請適至先是公父光祿公與公同舉於鄉後公十年成

進士授知縣不赴里居養病至是年六十有六矣臥病三月不愈公不得已疏請省視而不料前二日適有防守徽甯之命也疏入忤上意命如所請俟銷假日降補三四品京堂公拜命未踰月代者未至而太平府陷從者以公已開缺請避之公曰吾一日未去官卽一日不出此城寇至吾死之亦以明吾心也及寇至公衣冠出坐大堂賊擁之去僕范源從既至金陵賊皆稱公爲忠臣勸之降公大罵不屈遂與范源同遇害是歲七月我舟師奪獲賊首秦曰綱之船於船中得眾賊奏稿一册五月二十四日有楊秀清等會奏之稿言公死難本

末甚具五月二十四日實五月十五日賊從天主教無間月與時憲書不同也 欽差大臣向公安徽巡撫福公以聞 聖書褒獎典禮優渥公雖死而公之心白矣采石磯當太平府北公仗節死難實經臨其下靈爽所憑其在茲乎廟食千禩禮亦宜之槩以道光三十年會試出公門下受知遇最深追惟盛德爲之流涕敬述大略用愍來者俾後之人拜公祠宇想其生平頑廉懦立裨益名教於 聖世褒忠勸義之意或亦有當與 鎮海李氏養正義莊記

自范文正創立義莊之後近世士大夫多踵而行之者

而吳中爲文正故里義莊尤盛余自僑寓姑蘇見搢紳之家義莊林立其官大者或自言於朝不者則介疆吏以聞 璽書褒美傳示家乘何其盛也及余與修鎮海邑志乃知鎮海李氏亦有義莊之舉而疆吏不以上朝廷未之知同一義莊何顯晦之不同邪然則余安可以無記李氏之在鎮海聚族而居者數百家生長海濱率以煮鹽爲業故貧者居多有弼庵君與弟也亭君以貨殖起家謀建義莊未果而卒兩君有賢子曰聽濤曰梅塘承先志卒成之都凡置田二千畝歲入穀四千餘石分給貧者生無以養予之粟死無以斂予之棺以

所入較所出僅足而無餘則又儲金數萬兩備異時之恢拓焉乃卜吉地建屋宇署曰養正義莊其中爲堂堂有樓麗廈開明前後洞達南挹太白北抱笠山左右眺大海極登臨之勝俾一族之士角文藝於斯樓樓之前鑿池於庭面以小軒以待賓客設義塾四塾各一師選族之秀者使課之讀讀則分課食則會焉卽奉弼庵也亭兩君栗主於義塾之堂歲時祀之禮也嗚呼觀於李氏之義莊洵所謂意美而法良者矣夫君子之爲義也非以爲名也何爭乎顯晦之迹也哉然而弼庵也亭兩君之高義與聽濤梅塘之善承先志則固不可以不記

也余舊史氏也記述吾職其敢遺諸因書其事之本末著於篇并附諸縣志俾後有考焉

鎮海方氏寶善義莊記

余自與修鎮海縣志始得與其邑之賢士大夫通束脩之間知其人多富而好禮肫肫其仁往往有置義莊以贍宗族者余於李氏之養正義莊已爲之記矣居無何又有以方氏義莊告者方氏世居邑西之柏樹村有曰鑑航君者諱亨甯字建康鑑航其別字也孝弟義俠邑志有傳晚歲嘗議建家祠纂宗譜創義莊未果厥志晦忽徂逝有賢子曰仁誥字仰喬念古人堂構之言又感

詩人葛藟之義乃霰然隕涕曰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凡鑑航君所欲爲者次第成之未乃及於義莊蓋其事愈巨而爲力彌勤矣先置義莊之田自割膏腴之產凡一千畝而其從弟名承者其從子名瀛者各助以田百畝率較田一千二百畝乃營義莊之屋其屋五十有七楹前後中正屋九楹左右旁屋三十有六楹又爲倉屋十有二楹繚以周垣榜其外曰寶善義莊土事不文木事不鏤而高堂邃宇望之翼然庖湍井區罔不勝飾過者美焉乃定義莊之條例略如范文正成法而損益之凡族之鰥寡孤獨廢疾者貧不能自存者月有

餽餽以米死不能斂者予之棺久而不能葬者予之輓與石其子弟之秀者置塾於莊命曰正性延師而教之族中之人有應試者自試於縣府以至試於禮部皆有飲也烏乎斯可謂法良意美者矣余讀蜀志稱許文休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又讀唐書稱李英公所周給無親疏之間方氏此舉何媿斯言鑑航君可謂有子矣義莊旣建乃奉鑑航君栗主於堂春秋祀之禮也余舊史氏也粗習紀載之文李氏之莊旣爲之記則於方氏之莊義不得而辭故書其本末刻之石

鎮海試館記

功令凡歲陰在子卯午酉之年聚天下郡縣學生而試之於各直省是爲鄉試子卯午酉之明年聚鄉試所得士而試之於禮部是爲會試凡鄉會兩試爲士子出身之途海內之士爭趨之然自各直省至京師皆有會館以弛其負擔而自郡縣至省城則無有焉其挾冊負素而來者求一廛之庇而不得擔簦躡屩屏營歧路聞噫憊矣此試館之所以始也吾浙鄉試之士莫多於甯波一郡其於省城有試館者惟鄞與慈谿而此外各縣無之鎮海於甯郡亦大縣也縣人兵部郎中贈榮祿大夫夢香方君始創試館之議未就而歿其哲嗣正甫觀察

禮文三編一
九
慨然曰此余之責也夫乃買仁和縣平安坊黃氏老屋
一區而改築之其地曰純陽庵巷屋背西而面東外爲
大門門有樓以祀魁星是爲魁星閣由門而進爲笙鹿
堂堂後復有門顏以四字曰羣賢畢至由門而進則爲
樓屋樓上祀文昌之神是爲文昌閣樓下則奉鄉賢栗
主於其中春秋祀之又進則亦爲樓屋於樓下奉夢香
駕部栗主亦春秋祀之崇德報功禮也其旁有便坐以
待賓客其後則庖湍井匱罔不勝飾士之以鄉試至者
咸於此少休焉願居者聽之悉視鄞慈谿之例都凡黃
鸞戶下地二畝有奇又朱義功戶下地七分有奇其外

餘地又三分有奇實得地三畝有奇歲輸糧如額其規
條經費及館中什物悉以簿籍之經始於光緒二年至
五年三月而成凡費緡錢一萬餘貫烏乎正甫可爲能
成先志矣夫外郡縣之人之至省城亦猶外省之人之
至京師也余從前驅車入春明門輒就會館而檣車焉
然則省會之不可無試館從可知矣顧安得每縣悉有
如方氏父子其人者乎鎮海固爲人文所萃而試館旣
建則應試之士必益多異時科第之盛甲於浙東可以
此徵之方氏之澤孔長矣余故書其本末而勒之石俾
居是館者毋忘其所自始也

方正甫觀察生壙記

觀察方君旣營生壙而屬余爲文以記之或曰墓志非古也况生壙乎余曰不然生壙之作始於趙岐而後世若盧照鄰司空圖皆嘗爲之韓文公之子昶并自爲墓志然則生壙之有記奚不可者雖然必視乎其夫人苟無卓犖可傳之事則死而志之亦諛墓也其人苟有可傳則及其生存之日敘次其事俾過而讀之者歎美其賢而願友其人君子固有取焉此余所以樂爲方君述也君名義路字正甫浙江鎮海人世居西管鄉柏墅村高祖上曜曾祖元祚祖亨學俱 贈榮祿大夫考仁

榮字夢香輸家財助軍興授光祿寺署正累遷兵部郎中以子貴 贈榮祿大夫夢香君賢且才常居滬上其季父介堂君兄潤齋君先以貨殖起家夢香君復彊大之遂巨富性好施與有義舉必先之君侍夢香君於滬日習其所爲亦勇於爲善今滬上有四明義莊自君成之也夢香君以邑人之秋試者眾而省城無館舍以弛負擔議建試館未就而歿君慨然曰是在我矣當析產時卽割已貲萬餘金別儲之越數年遂築鎮海試館於仁和之平安坊承先志焉孝也恤寒士焉仁也此一舉也仁孝備矣又置義莊以贍其族人其於塗之人則寒

者帛之饑者粟之物故者樁之暴露者榻而埋之其樂善好義固由秉夢香君之教亦其天性然也至其臨大事決大疑則不動聲色而所擘畫悉中窾卻近而江厦遠而滬瀆又遠而漢口咸置厯舍貨別隧分賓客之司會計者無慮數十人無不當其才故事無鉅細悉有條理每當諸務叢襍千緒萬端而君從容應之剖豪晰芒部分如流雖老於事者或謝不如而君之年固甚少也其居家也事母以孝遇宗族戚黨以和而敬其待人也以誠故能恢宏先業自顯於時由國子監生加國子監典籍銜以同知試用於福建 賜藍翎易花翎晉加道

銜嗣由侯相左公奏保 特恩予三品銜加四級 授資政大夫晉榮祿大夫配吳氏封淑人疊晉一品夫人非君器宇恢拓識量淵深何能遭際 盛時致身通顯若是哉子二人長積驊爲君側室吳氏出聘戶部福建司主事慈谿張君宏訓之第三女次積馭聘郡學生慈谿楊君家驥之長女君以五叔父無後故以積馭後之禮也女子二人皆許嫁同邑人長婿乃江西廣豐知縣同治辛未進士陳君聿昌之子次婿乃兵部職方司郎中鄭君受祺之子家門鼎盛姻婭皆貴顯君又富於歲月祥源福緒正未有艾而君有鑒於世之營葬者每惑

於堪輿之說拘忌陰陽時日積久不葬爲識者所譏是以旣營先隴卽自造生壙於杜山之原其所見可爲達矣余去歲亦營生壙於錢塘之右台山自惟碌碌無可稱道故惟以詩紀之而已若君之行事乃所謂卓犖可傳者余舊史氏敢以不文辭乎惟君之齒猶未也異時耆年舊德推重一鄉顯融光大必當不止於此余姑以此言爲乘韋之先也

鎮海鯤池書院記

鎮海梓山之陽有鯤池書院焉始建於乾隆之初爲蛟川書院後改今名院中奉沈端憲黃文潔二公栗主春

秋祀之皆鄉先賢也咸豐十一年毀於兵大亂旣夷百度草剝釐補穿徹日不暇給顧瞻講舍猶爲邱虛牧兒蕘豎薪刈其下過者唏焉邑有傅君曰昌理曰昌珩者昆弟也富而好禮趨義苦不及乃喟然興歎曰有舉無廢舊貫必仁僧廬道觀尙或新之况先儒俎豆在堂諸生巾卷在庭而使兔葵燕麥搖盪春風責在吾黨其敢忘乎爰出巨貲庀材鳩工經始於同治之十年凡用錢四千餘緡踰年而畢功前堂後室悉還舊觀材美工巧有加於昔落成之日仍奉沈黃二公栗主而祀之如故事焉禮也精廬旣建多士咸集挾冊負素諷誦相摩僉

曰是不可以無記乃以屬樾嘗與修鎮海縣志故於其本末粗能言焉自來講學家每以沈端憲黃文潔兩公學術微有異同爲紫陽之學者率右文潔而左端憲嗟乎尊德性道問學聖門本爲一事斤斤於朱陸之辨已爲多事况沈黃兩公同爲鎮海先賢其在古制皆所謂國故者也鄭康成解國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古人釋奠於學必祭之沈黃兩公之在鎮海庶足以當此鎮海之士讀兩公之書而各有得焉則於沈潛高明一無偏倚進於聖賢之域不難矣又何事斤斤辨論於其間哉樾考之舊志其地在前明爲純陽閣後又爲羅

漢堂今一變而爲諸生橫經講藝之所非吾道之光歟然則居斯院者但當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以尋兩公遺緒勿執門戶之成見入主出奴而轉爲異端之徒所竊笑也樾章句陋儒何足言學於兩公學術之異同不敢輒有辨論而嘉傅氏昆弟之意若無文字紀述懼不足以愍久遠故不辭而爲之記自茲以往學術昌明人文益盛庶不墜沈黃兩公之遺風而傅氏昆弟重建書院之雅意亦可以無負矣

半園記

往歲余卜宅於姑蘇得倉米巷老屋一區議以千緡易

之而稍修葺焉後得地於馬醫巷乃罷前議未幾復經其地則石工木工咸集其門築之丁丁聲達於外問之則曰史方伯所爲也逾年而方伯果來訪余於曲園則偉堂史君也其人和調而不緣谿盜而不苟與余一見如舊相識越日報謁登其堂藻室華椽綺疏青瑣赫然改觀余乃歎曰地果以人美乎使曩者爲余所得則因陋就簡不過環堵之室辟潤溼圍風寒其能崇麗若斯哉已而方伯索余書榜曰半園草堂余率然寫付之亦不知所謂園者何如也今年春余往過之方伯欣然曰吾園成矣盍一游乎乃與偕往園在屋西所謂半園草

堂者園中之主屋也其屋南嚮東北有小室曰安樂窩迤東有屋三間曰還讀書齋又以修廊亘之中有小亭二曰風廊月榭東南隅有室正方前臨荷池後栽修竹以竹與荷花皆有君子之稱因名之曰君子居其西南隅有屋如舟顏曰不繫舟從其後繞出西廊有樓屋三重其下層顏以四字曰且住爲佳中曰待月樓上曰四宜樓憑欄而望則闔廬城中萬家煙火了然在目矣斯園也高高下下備登臨之勝風亭月榭極檉柏之華視吳下諸名園無多讓焉余曰此卽所謂半園者歟君曰然余曰園至此歎觀止矣奚以半名君曰不然吾園固

止一隅耳其鄰尚有隙地或勸吾籠而有之吾謂事必
求全無適而非苦境吾不爲也故以半名吾園也余因
喟然而歎曰美哉君之名斯園乎老子曰知足不辱禮
記曰知不足然後能自強君之名園具此二義矣君請
其說余曰以君之力固足以籠有餘地乃甘守其半不
求其全此君之知足也然君之園視吳下諸名園固無
愧矣君乃以半名之曰吾園固止一隅耳此又君之知
不足也合知足知不足兩義而君進乎道矣余於馬醫
巷手治曲園輒援老子曲則全之義以解嘲聞君之言
不禁爽然自失也

李弼庵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承輔字弼庵浙江鎮海人曾祖某祖某父
某皆有潛德君幼而孤家貧甚恃其母葉太夫人織紵
以食君與厥弟也亭君同力作以助之故廢鉛槧之業
已而也亭君游於滬以貨殖起家君喜曰善樂生者不
窶吾弟之謂矣吾弟幹乎外吾筦乎內吾家其昌乎於
是手治家政皆有條理督率子弟輩以身先之能學者
使之讀不者使之商數年之間家果大起咸豐同治間
軍事方棘君輸金數萬供資糧屏履之需 朝議嘉焉
優敘如例時太夫人猶在堂以八旬老母膺二品之封

鶴髮朱顏并伽翟弗鄉里榮之及太夫人歿君年逾六十矣日處苦塊爲孺子泣人或慰之君曰吾少寒微吾母搢搨以長養我今幸稍贏餘而不獲奉母至百年此恨豈有極邪與弟也亭君終身同居垂老無閒以故居湫溢廓而大之重臺高閣望之煥然別治家廟以妥以侑若節春秋修饋食之禮份如也自奉儉約而好施與矜孤頤老施而不德貧賤之交恒滿坐上晚歲議立義莊與也亭君謀之欲得十畝之地營建屋宇而未得其地俄也亭君卒君慟之甚未幾亦病同治十一年七月之晦啟手足於正寢年七十有七君娶于張生丈夫子

三源國學生江蘇補用同知加鹽運司運同銜 賜藍翎易花翎濂國學生同治六年補行二年浙江鄉試中式舉人光緒二年進士戶部四川司兼山東司主事沛國學生福建補用同知女子子三人沈建勳向照青林長清皆其壻孫五人昌祥葆祥詠祥寅祥燕祥某年月日源等葬君於某原兼爲張夫人營生壙於其右以狀乞銘銘曰
惟孝惟友任恤睦姻君之內行肫肫其仁積善成德獲祐於天以昌其家以康其身我銘其幽昭示億年鬱鬱宰樹庇其後人

李也亭墓志銘

嗚呼吾嘗銘弼庵君之墓矣有云厥弟也亭君以貨殖起家者今又得而銘其墓按狀君姓李氏諱容也亭其自號也少穎異有幹才八歲而孤恃母葉太夫人機杼以生十三歲棄柔翰而賈于滬挾貲北行歲獲利三倍家驟富然君雖商也而實具經世之略往來南北洋凡島嶼之險害潮汐之上下皆熟察而默識之道光二十八年閩盜起君請於大吏造戰艦募死士出洋擊之戰屢捷閩盜燔焉咸豐三年粵東盜復熾君又捐貲買輪船載習流之士追盜於山東粵盜亦戢當是時 朝議

以運道多梗謀轉漕於海大吏知君才命董之是歲賊陷上海乃移運於婁江與其役者皆慮劉河淤淺憚不行君所部船獨先進餘船從之漕事以濟及官軍復上海君贊襄善後之事仍董海運如故於是江浙諸大吏疊以君功上於 朝賞六品銜加鹽提舉銜旋擢鹽運司運同 賜藍翎易花翎而君恂恂如平常與人交有終始嘗與人共居積其人以他事亡其貲君分財恆多與之論者謂有管鮑之風葉太夫人歿君時隔重洋八百里自雇輪船奔赴及至家猶及視含歛鄉里稱其孝焉與兄弼庵君白首同居門無異爨視兄子如己子謂

弼庵君次子濂也才尤愛之曰吾家千里駒也爲捐郎
中使宦學於京師後果成進士官戶曹有聞於時云先
是族無家廟君與弼庵君創爲之又議立義莊未果而
卒諸子遵先志成之君卒於同治七年八月甲寅年六
十有一以子嘉貴封榮祿大夫娶樂氏繼娶彭氏俱封
一品夫人子一人嘉也國學生江蘇補用同知 賞三
品冠服由藍翎 賞花翎女一人適張錫璇孫六人兆
祥鍾祥增祥慶祥瑞祥鴻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嘉
以狀乞銘嗚呼如君者豈獨以貨殖起家云爾哉蓋古
所謂豪傑之士也弼庵君之葬余旣銘其墓矣安得無

辭以識君之幽宮乃爲銘曰
古有巨商國受其福弦高犒師功在鄭國惟君之才兼
有其識雖隱於賈時議翁服當咸同閒時事孔亟雲帆
轉漕霜鋌殺賊君與其事無不克宜受褒揚赤鞞有
施子子孫孫食其舊德我作銘詞垂曜罔極

靳君芝亭墓誌銘

君諱芝亭字嵐友姓靳氏其先山西洪洞縣人也明永
樂初有諱尚質者始遷居山東東昌府館陶縣遂爲館
陶人曾祖宗魁祖福生父館陶縣學生廷相並以君貴
累贈資政大夫曾祖妣杜祖妣劉妣張與李累贈

夫人自曾祖以下咸高行篤學鄉里稱焉君甫髫髻敏
達異常兒事其親蒸蒸其孝事其二兄溫溫其恭年二
十有一試於縣冠其曹故事縣試弟一者必補博士弟
子員而君適丁父憂未逮乎學使者之試及服闋仍哀
然以縣試弟一藉諸生俄餼焉充道光二十九年拔貢
生踰年朝考用教職咸豐二年選授濟南府禹城縣
訓導旋攝陵縣教諭所至以砥學礪行恣慎其士而是
時粵寇已踞金陵爲堀穴分兵北犯燹火及高唐州山
東巡撫崇公檄君至軍使治軍書會和碩僧親王督師
山左錄君功以聞詔以知縣用加直隸州銜七年選

授安徽涇縣涇故與賊密邇君拊循其民教以句卒搏
力之法使扼要以守高其壘廣其塹敵干數甲峙其糗
糧終君之任賊不得逞九年江南鄉試借浙閩以行君
與其事已奉檄偵賊於常州曾文正公督兩江以軍
營尤重火器設子彈局以君莞之敘功升直隸州知州
馬端敏公久于皖知君才及其撫浙也以公牘調君往
命治儲胥時浙中初定吏治尤亟公言於朝留君浙
江權海甯州事以人與地宜遂借補焉州城濱海亂後
塘圯海水齧入蕩田廬毀城郭君白大府先修繞城石
塘復築大小山圩以衛民田竟內瀦水停滯咸疏濬之

以障以泄海不爲災而田疇饒衍舟楫通利農夫忭於
野行旅歌於途君曰民懷生矣是宜教之舊有安瀾書
院亂後鞠爲園蔬君修復橫舍採召生徒月必有試巾
卷盈廷儲金錢若干爲母入其子爲書院費然君在官
弗取焉師儒脩脯諸生膏油悉捐奉錢與之曰勿用其
子母錢愈饒庶無匱乎安瀾而外精廬校舍所在多有
曰雙山曰龍山曰仰山一視此君官海甯九年自學校
倉廩下及管子書所謂慈幼恤孤養疾之法罔不畢舉
積優成陟以卓異聞且敘塘工之功擢知府大吏又颺
言於 朝曰是其於民也盡心焉耳矣有 詔送部引

見而州之人知君當去也籲於臺司願如潁川借寇恂
故事不可乃刊石勒銘以識去思又爲君設位於安瀾
書院中俎豆而尸祝之用于公生祠之例也觀州之人
之惓惓於君則君之治州者可知矣後以會辦石塘加
三品銜會東塘海防同知缺員以君權之杭所屬海塘
分爲三曰東曰西曰中而東塘尤險光緒三年五月颶
風大作塘上木石飛走如籜海水曩怒柴塘蘇蘇然陷
而土堰一綫亦兀兀動君晝夜立風雨中督丁夫修築
不遑暇食卒轉危爲安用是功陟監司而君之精力耗
矣四年五月得疾遂不起於八月癸卯卒於官君生平

輕財重然諾寒門後進多所識拔尤篤於宗族一族二百餘人歲饑僅輒計口授之粟病中尙念晉豫大無輸金賑之 朝廷嘉其義 賜花翎以獎焉元配梁夫人生子曰喆以後其兄繼配吳夫人生子曰珏妾王氏生子二曰琦曰珂珏與珂皆諸生女子子四人君歿之明年珏等奉君之喪歸葬於館陶縣蔡家口祖塋之側梁夫人耐焉乃以狀乞銘於余讀君之狀歎君之賢而才是合銘法矣銘曰

大亂之後是需循吏循吏而才無出君右君治鹽官曰教曰富以穀其民以秀其士民不曰官曰我父母鯨渚鮑濤大波怒起而君蒞之靡險不治有桑滿畦有禾盈畝惟君之賜非神之佑丹旆北歸甘棠斯在父老謳思來何不再銘其幽宮用示千載

兩浙鹽運使高君墓誌銘

君諱卿培字滋園姓高氏安徽貴池人也曾祖懷獲祖君輔並有潛德父燦歷官浙江海鹽餘杭天台縣尉所至有聲三代並以君貴 贈如君官君生而明敏讀書能通大義少孤奉母陳太夫人居以貧故不克事章句之學然義氣磔落與常兒異年甫弱冠橐筆游京師則名姓已隱然動公卿聞道光二十三年入貲以縣尉

發浙江試用卽奉檄攝南潯巡檢旋補西水驛丞會陳太夫人卒以憂去官服闋仍至浙江當是時粵賊已踞金陵爲巢穴東南諸行省咸震動浙與江蘇江西安徽皆接壤議防議勦日不暇給尤苦無餉乃設局專治其事曰籌防曰助餉君從事於中器幹恢張綜理微密不苛征於民而財用充牣大吏倚之如左右手疏薦於朝以知縣用俄擢知府 賜戴孔雀翎咸豐之季杭城再陷君皆以勸捐催餉在外不及於難然顧大局糜爛江浙閒無可以辦賊者而湖南自曾文正公起義師名將輩出土氣奮揚君默計異日爲 朝廷滅賊奏中興

之功者將於此乎在乃如楚會今相國一等侯左公帥師入浙知君之才謂君曰用兵必先裕餉餉之所出惟鹽惟釐君在浙久熟其利弊今以此二事專屬於君君其勉之君感左公知遇亦力以自任所謂釐者計商賈所廢著百物千而入其一是謂抽釐而浙中以絲茶爲大綱乃明定章程類若畫一至今遵守莫能易也鹽則鹺綱廢弛引商疲病乃改行票運仍按引抽釐鹽茶兩課歲入四百萬左公一軍糗糧楨幹無闕於供士飽馬騰所向克捷未逾再稔全浙廓清固由師武臣力之故而君之功亦非細矣左公上君之功 詔授兩浙鹽運

使君益以廉節自勵又以禹筮爲 國家大利宜籌經
久之計票運可以濟變難以持久力以招復引商爲事
中閒兩權臬使事析愿禁悍不爲苛察繳繞之政時論
稱焉僉謂封疆之任非公莫屬行且開幕府受節鉞而
君以積勞得目疾又傷長公子之秀而不實目疾益甚
遂引疾去官未竟其用海內惜之逾年大吏又強起君
使督辦釐局君不獲辭又筦局務者數年所用惟悃悃
無華之士其紛更擾民者率罷斥之故君在釐局民無
謗言至今浙中推善治釐者蓋無出君右云君雖服官
數十載無中人之產齋厨蕭然不異寒素以故里無一

椽之庇而其仲子以鹽運副使需次兩浙乃遂僑居於
杭相國左公以君歷年籌解協餉厥有成績颺言於
廷 詔賜二品冠服旋以 覃恩封榮祿大夫君謝事
家居惟與諸故舊銜杯酒敘殷勤頤性養壽宜登耄耋
乃感重膺之疾縣歷數年於光緒六年四月戊午卒於
家年六十有六娶陳氏繼娶裘氏皆封一品夫人子二
人尙綸貴池縣廩膳生候選郎中早卒尙縉兩浙候補
鹽運副使孫二人春榮春森某年某月尙縉等葬君於
杭州之某原以樾雅知君具狀乞銘銘曰
我交於君由王文勤君賢且才文勤實云惟君服官垂

三十載積優成陟宦蹟咸在其蹟伊何在浙西東統籌
全局佐成大功厥功伊何功在轉餉餉以不匱師乃用
壯文勤之歿我文其碑今君逝矣我又何辭鬱鬱佳城
森森華表銘其幽宮萬世永保

柳母俞太宜人墓誌銘

柳君商賢以狀來乞銘其母之墓而又以不合葬懼不
當於禮就槨而諮焉槨曰合葬禮也雖然唐嚴善思述
古葬法有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今太宜人
之歿距先德之葬不已久乎卜地別葬禮固宜之惟古
人志墓之文詳於夫而略於妻婦從夫也今旣不合葬

而太宜人之令德又於法宜銘則固不得而略謹按狀
太宜人姓俞氏某縣人歸柳府君爲繼室府君初娶金
氏生二女而卒宜人撫二女如所生已而生二子三女
長子商賢也次日養賢道光十九年秋九月柳府君病
宜人日夕侍歲暮病日臻自歲盡前一日至明年三月
庚子柳府君卒凡七十二日宜人無一夕帖枕席臥繇
是得奇疾臍中出水甚者流血自度且不治盡籍所有
歸之兄公時商賢才七歲養賢四歲兄公二人勉以撫
孤子乃稍稍進飲食厥疾有間然瘦癯日甚欒欒然終
其身其自奉也儉非祭祀非賓客庖無肉也而遇有應

出之費必與兩兄公均命二子從師學豐摯幣腆修脯子若女婚嫁皆以時其治家也勤井曰焉鍼管線續焉朝莫恆於斯及子納婦始以家政付之然未嘗一日坐以嬉也方蘇郡之陷於賊也所居橫金鎮距城遠地且僻寇蹤猶未至城中避寇者咸來歸族姻畢至宜人皆納之其素不相識者牽率而來亦舍以外舍無慮二百餘人既商賢等謀奉母至滬族姻或尼之宜人曰從子順也遂行行未月聞故里被寇宜人念親故流離悽愴不樂遂日益羸病矣同治二年江蘇平復還所居戒商賢等曰大難獲免幸也母躁功名母驚交游修身讀

書繼先人志足矣七年商賢等以宜人守節年月顯大府聞於 朝旌如例十年商賢舉於鄉明年試禮部罷歸宜人曰吾固不望汝以祿養也是時宜人益衰老其年八月病藥之不瘳遂勿藥謂商賢等曰吾志願粗慰死亦無憾何藥爲九月甲辰卒年六十有一商賢以舉人揀選知縣充 國史館膳錄養賢太學生長次女壻曰錢榮高曰王汝鎔三女許嫁錢國柱未嫁殤其金宜人所出之二女長亦殤次適俞繩初凡子女非所出例不書宜人視之如己出故書孫二曰紹澂曰紹滉孫女二初柳府君之歿也與金宜人合葬先塋地稍卑下宜

人遺命母合葬光緒三年冬十二月甲申商賢等葬宜人於吳縣高峯山來告窆乃銘曰

昔宜人之喪議稱繼母余曰不然是視其子子實所生何繼之有今宜人之葬或議其不祔余曰不然是所以嚴其父不震不動安先人之遺魄惟宜人之賢有以詒其後人維子之孝不違而道我作銘銘其幽以此義垂千秋

訓導謝君墓表

仲諧謝君之卒也吾鄉陳無軒先生既爲文以誌其墓矣至光緒改元之三載距君之卒六十年而其孫駿德

復求余文以表於其墓之原君姓謝氏諱麓賢字仲諧浙江鎮海人其先吳人也始祖字自宋建炎中官於是乃家焉傳十有五世而至於君君祖諱泰宗考諱佑績佑績生三子君其仲也大興朱文正公視浙學取君爲縣學生逾十年又受知於儀徵阮文達公以君熟於周禮能言成周爵祿之制置高等補廩膳之額嘉慶六年充歲貢生議敘儒學訓導然卒不仕讀書樂道以圖書字畫金石自娛名其所著詩文曰秋鳴集其他討論經史自記其所得者曰瞥觀集定海黃君式三篤學士也嘗稱君能集古人所長不偏於一則可知其所學矣其

爲人也孝於親友於昆弟伯兄早世遺二子一女撫之
成立有再從嫂嫠也而貧月繼之粟有六世從祖絕無
嗣失其墓君詢於故老走數十里於崩榛荒葛中爬羅
剔抉而墓碣見視之信也歲時祭拜如禮佃者樂某卒
其妻寡居子始齟君憫之歲蠲其租鎮海故事輸稅以
錢吏故昂銀之直浮於市賈者倍蓰其納糧也輸三斗
粟不足當二斗君言於阮文達裁抑之謝氏至今賴焉
又以謝氏先世傳誌多出吳梅村黃梨洲姜西溟諸公
手裏集其文而盜書之或有墨跡在雖殘闕必加標飾
梁山舟學士見而歎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然性嚴

重尤嫉惡有疏族某橫於鄉里每來必予以錢米屢乃
去及君之父卒益無忌來益數君年甫十七直前訶之
曰吾與若同六世祖者也吾父在殯不哀吾喪而肆無
禮行縛送官矣其人氣懾而去仁者必有勇信夫君娶
朱氏生子二輔衮輔冕衮之子三曰驥德馭德駿德冕
之子三曰馴德駟德驂德同治十二年駿德官縉雲教
諭加五品銜乃以 覃恩馳贈君爲奉直大夫昔歐陽
公爲連處士墓表稱其行之以躬不言而信又爲太常
博士周君墓表稱其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余之文雖
不敢望歐陽氏而君則無愧夫二子矣故輒據墓志及

黃君式三所爲傳及其孫駿德所述遺事粗加次第書之碣以表其吁

候選同知葛君墓表

平湖之鄉有古君子人焉曰壽芝葛君其爲人乃古所謂孝友睦婣任恤之君子也厥先爲江南之江甯人明之季有諱如宇者避亂而至浙江平湖之乍浦鎮其地曰牛橋是爲遷浙之始祖四傳而有諱元舉者以雍正五年武進士官山西大同參將嘉興府志平湖縣志皆有傳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鏞祖諱淞考諱楨字价人爲縣學生工書善射挽強弓左右發悉中士林異之是

生三子而君爲長諱肇基壽芝其字也幼磊落與常見異以家貧棄鉛槧之學奔走衣食年十五渡海至崇明白波若山巨觴掀舞舟中之人愕眙相顧君陽陽如平常价人君之卒君年甫十有六有弟曰承基字克齋小於君一歲而有羸疾季弟曰丕基字子秋藐焉始孩君日在外謀升斗猶不足母張太淑人製黃白紙錢鬻諸明器之肆以佐饗君夜歸輒助之作至丁夜弗休其艱苦如此而事母孝撫弟妹厚簞瓢捧茹宴如也年二十三始游於閩出所學以佐人人爭以厚幣聘之家稍稍裕乃歸兩女弟於良奧之家裝送甚盛或問之曰吾

母所憐愛敢不盡心乎然力實未足搢搨營辦不使太淑人知也道光中葉夷釁始搆創艾於粵東而棄疾於吾浙君在閩聞警遄歸奉母以避於鄉匿先世木主以行其餘出器處器勿顧也所居地甚僻距城且二十里日徒步爲太淑人市鮭菜雖雨無間及寇退而返家中什器蕩然無復存者君壹不以介意曰吾家故貧此復吾故耳以母老不欲遠出而太淑人以室毀於寇強之行乃復如閩未一年太淑人卒君以不獲親含歛啼曰吾不可爲人矣旣免喪爲兩弟授室自後復游於閩凡客閩三十餘年其兩弟亦賢且才佐君成家日益饒衍

族姻之待以舉火者數十家而粵寇之亂又作君挈家轉徙兵火間凡十有七遷始由滬而達於閩怒焉以先人邱隴爲憂亂定復歸松楸無恙君乃躬自節省銖積寸累創建宗祠創立義莊置田千有餘畝廩十有三區歲入其息上以供祭祀下以調族之貧者手定條例垂示子孫讀君所自爲記藹然仁人孝子之言也生平篤於天性其女弟之歸朱氏者早卒遺一女君攜歸育之長而嫁之一如嫁兩女弟時克齋子秋雨君亦先下世君教養其遺孤與已子等有同祖兄頑嚚不友以酒爲凶至則謾罵無人理君問所需而予之始去去數日則

復至則又予之及其人死君爲養其嫠撫其孤而其孤亦無狀甚於其父君卒善遇之父若子仰給於君者凡四十年如一日其避粵寇之亂恆以所乘舟濟人於斷潢絕港閒耄倪之顛仆道路者多賴以免焉方帆風出吳松口有二孺子號於海之溼使問之曰羅店鎮郭氏子也今無歸矣則挈之之聞復使人至滬蹤跡其父母所在而歸之嫗屬中有孤女依君以居君擇壻嫁之其所嫁壻今爲官人焉有故交以負人錢頌繫於官君以已錢償所負出其人凡君所爲類如此豈非所謂孝友睦嫻任恤之古君子哉君雖不仕嘗以同知注選籍累

授奉政大夫封中議大夫元配許繼室以劉以丁皆封宜人晉淑人生丈夫子二曰金煇光緒五年舉人內閣中書曰金銘縣學生是爲克齋君後女子子一人其壻沈賡韶早卒以節孝旌其門孫男三人曰嗣濬嗣濂嗣澎孫女四人君生於嘉慶十二年七月卒於光緒六年四月丁未年七十有四金煇等於君卒之年十月庚申葬君於平湖縣太平橋之謝字圩三淑人附焉而屬余爲文以表其阡余惟表墓之例在舉其大節表示後人不必覩縷其細者然君旣未仕不獲設施於世而其行誼則實有合於古者孝友睦嫻任恤之道故

刺取其子所爲行略而備書之使人知周官大司徒以
六行教萬民者不外乎此後之人過斯墓讀斯文薰其
德而善良焉則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道或亦有裨與
翰林院侍讀學士林君墓表

光緒四年十一月己酉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江蘇學
政林君卒於官巡撫以聞 皇太后以其在

穆宗毅皇帝時曾預君疇務成之列緬懷舊學有惻

聖懷 璽書悼惜 賜次子開棻爲舉人

異數也於是諸孤奉其喪以歸其明年十有一月丁酉
葬於侯官縣陣坂山之陽先期具書狀走吳下乞銘於

樾書至而君之葬逾月矣銘幽之文無及焉乃舉君行
誼之大者表於其阡按狀君諱天齡字受恆又字錫三
姓林氏福建長樂人其十世祖由長樂遷省城遂家焉
而仍籍長樂曾祖輔廷祖逢春雄於財喜施與耗其貲
父經光能承其志以舉人官黔中二十年歷任劇縣權
牧守多惠政然性鯁直不能事上官年未六十引疾歸
所得俸錢輒以贍族姻之貧者無銖金寸錦之儲而稱
貸者猶踵於門解衣質錢以應之無吝也生丈夫子三
而君爲長幼穎悟異常兒然以廉吏子又少孤一家十
餘人皆恃君生母劉太夫人織紉以食太夫人泣君亦

泣機聲鐙影閒連如也長樂陳公學瀾以耆年舊德教授鄉里知君之才許以其子妻之招之就學與以膏火之資每語同學者曰如林生者豈長貧賤者哉年十八充府學生以詩賦受知於長洲彭文敬公公授以儒門法語一書曰士先器識吾願子不徒以文章名也君自是始博覽先儒之書其所造於姚江爲近然其論學曰主敬主靜一也而學者必從主敬始則程朱之說尤爲無弊矣咸豐五年應鄉試中式副榜九年舉於鄉其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請假南歸主臺灣海東書院講席者兩年臺灣縣大海中風濤混澆行者畏之君與陳夫

人俱往舟至澎湖颶風大作砰訇淙射波而上搖而下釜甌皆毀不能具食者五六日同舟之人惶怖失措有號哭者君手一編讀之陽陽如平常既至立課程校文藝講求義理陳說古今與諸生相勉爲根柢之學暇則或爲歌詩以娛之臺灣之俗富而悍僿而不文主講席者率鄙夷之又以瘴癘之地不久輒求去無有勤懇如君者於是諸生成大喜南北兩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同治二年假滿還朝散館授編修瀋陽相國倭文端公方掌翰林院事獨器重君每與縱論古今學術得失未嘗不稱善又見君所擬治安策四篇奇賞之薦於

朝遂有 上書房行走之命當是時朝政清明宮府無
閒而不得志者有所缺望從而媒孽之意叵測君力言
於文端又以書進反復數千言文端躓之事遂寢越數
日廷臣亦有疏論是事者不知君已先之矣俄奉 命
視學山右所至嚴關防杜弊竇試之日饒內外門禁僕
隸出入終日危坐堂皇食於是飲於是皆以一人於門
隙傳送茶餽飯筥必驗也閱試卷遇有佳者或字句有
疑則召而試之以定去取其或議論權奇能馳騁筆力
則文雖未純亦皆甄錄曰其文如此是非庸庸者也收
之或可爲 國家得一士之用棄之則鬱邑侘傺積然

自放於禮法之外而其甚者以跡弛之材挾不軌之志
如唐之黃巢明之牛金星李巖皆其已事也是尤可懼
矣君之所慮者遠而所見者大類如此未滿三載以
上書房需人 召還朝 命授字郡王及惠王二子讀
九年以贊善充江南鄉試副考官闈中積勞歐血復
命前一夕猶歐血至升許已而擢侍講轉侍讀京察一
等 記名以道府用政府中有知君貧者議出之爲監
司 皇太后以廷臣品學無逾君者 命在
弘德殿行走君拜疏辭疏入 召見 溫諭慰勉之君
感激流涕遂入直寅而入申而出每當天寒風勁驅車

東華門輪鐵碾冰雪中輞輞然霜霰騰蹂入帷齒相擊也君素有風效疾至是益劇然以見 聖學爲重雖甚病不敢以休沐請 穆宗每閒數日必問曰汝嗽稍可邪十一年轉右庶子權國子監祭酒是歲 大婚禮成 上始親政以萬幾無暇不能日御書房君與同直諸公合辭言十餘事其尤要者曰勤

聖學保

聖躬罷土木

上聽其言未幾

有江蘇學政之命君出都時賦詩曰三年講幄慙無補 臣願羣公輔 聖明尙見乎辭矣未至江蘇道拜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其視蘇學也與視晉學同而遇士

較寬士亦無敢干之者手書數百言榜諸堂惓惓以砥學勵行爲多士勗又會同督撫言于 朝請以太倉陸桴亭氏從祀 文廟部議從之故事鄉試中式者必自書年貌及三代名氏呈學使者謂之親供由使者咨禮部而吏胥卽因以爲利江蘇尤甚君嚴禁之士林稱焉十三年冬 穆宗崩明年正月 遺詔下君自以講幄舊臣不獲攀髯一慟北望擗踊歔歔澎溷每言先朝故事未嘗不涕泗橫流也光緒二年學政報滿奉命留任於是視事如故四年八月自江陰行部至太倉而疾作十月辛未至松江甫入試院氣逆上不可止

或勸回署不許力疾行試事至卒之日天遲明卽起手書四書文題四道發提調官考試童生猶以不克親蒞爲憾午後尙進糜粥與幕中諸友談文藝相酬答薄暮小極將就枕甫登牀奄然逝矣手加膝猶趺坐也事出倉卒故無遺疏而事聞之日 朝廷震悼下 詔褒歎賞延於世蓋君直內廷久其學行固 兩宮所深悉矣配陳夫人賢而才主內政三十年咸有條理故君未嘗一問家事也子五人長開章光緒元年 恩科舉人官郎中次開棻卽君歿後賜舉人者也官內閣中書又次開馥開鈞開淦女子二人孫一人胥生孫女二

人夫以君之賢又爲甘盤舊學後之過是墓者宜何如矜式歟越自君視學江蘇始相識不足以知君之深謹就行狀掇大略刊貞石以來世乃系以銘曰

天啟

穆宗聖神文武削平禍亂又安區宇一二

儒臣日侍禁籟放心沃心豈曰小補歟林君宇量高雅三十登朝通籍金馬敬奉丹書親承 天語出其緒餘聲動朝野三晉三吳同被時雨厥德之純厥學之裕雖嗇於年垂矐千古謂余不信視此抔土

兵部候補主事汪君行述

君姓汪氏諱丙照字蓮府安徽休甯人世居縣之四都

其族繁所居成聚遂以姓姓其邨曰汪邨曾大父諱秩
大父諱承忻考諱彥瑞始娶程氏生一子而卒繼娶吳
氏生五子君其四也於兄弟行居五家素富厚長兄東
垣君承父業奉吳恭人僑居常州君時猶年少事吳恭
人孝事東垣君敬於諸兄弟怡怡如也所師事者如丁
君士元馬君晉蕃皆東南知名士而予舅氏平泉姚公
及先君子先後主其家尤久余與同學爲時文君之文
出先君子每欣賞之余雖與俱學弗如也道光十六年
以浙江商籍入杭州府學咸豐元年應浙江鄉試中式
舉人君家自 國初來雖號素封然未有以科第顯者

其得科第自君始是時大盜已起廣西俄據金陵爲巢
穴東南大擾而皖南北尤爲往來之衝君家自吳恭人
之卒仍還休甯舊居君即在本籍用古搏力之法捍衛
鄉里五年春休甯陷君適至郡請兵故免於難遂道浙
江如京師入貲得主事分兵部職方司行走居久之念
家鄉屢經兵燹諸親故流離失所中夜思維展轉達旦
乃請假出都寄孥於南昌而自赴安慶謁曾文正公於
行營今相國合肥李公猶在幕府方將率舟師順流而
下由海道以達於滬見君而器之欲與俱君願還徽辭
焉李公乃爲書薦之皖南葉觀察以君筦茶局事嗟乎

李公一至滬遂由滬上規復江蘇旋乾轉坤爲中興元功君當日苟從之東下以君之才必能襄贊戎機裨益大局其功名詎可量歟而君倦懷桑梓辭隆就窳行誼之過人遠矣茶局故無定程君既至手自規畫整紛剔蠹茶稅有加於昔軍餉饒裕而商人悅服徽與閩壤相接也時閩亂未紓故徽防猶亟駐重兵焉主是兵者適乞假回籍營中不逞之徒遂謀爲變以索餉爲名聚眾而譟觀察張公太守劉公禁之不可勢且岌岌矣君力勸發餉以杜其口散其眾括本局所有猶不足又貸之於鹽局釐局餉既發眾乃無辭其勢遂定主兵者亦歸

誅其首亂者因以無事使非君力主發餉之議其事未可知此君之大有造於鄉里者也汪邨亂後井里荒蕪人民零落戶籍田結混淆無別君皆綜而理之族有竹坪君者以書畫有聞於時歿已久矣絕無後棺猶未葬君爲葬焉族之人倚君爲重不願君出君亦遂不復出其兄弟五人皆前卒伯兄東垣君諱翔麟生三子仲兄早世無子三爲友士君諱夢魁生二子四爲杰士君諱振翎生一子季弟爲琴軒君諱兆蓉生四子諸子中東垣君仲子曰鴻達咸豐十一年舉人候補工部主事季子曰鴻運候補浙江鹽場大使琴軒君長子曰鴻禧候

補禮部司務充倉監督此三人者尤君所才也而數年來諸子相繼下世無一存者孀婦遺孤熒熒相向皆賴君以活顧之盡然而君亦老且病矣晚歲謝茶局事優游鄉黨間嘗自爲楹聯屬余書之其辭曰柳下惠厄窮遺佚魯仲連排難解紛亦可見君之爲人矣光緒三年秋患痢疾久不差至四年二月甲申遂卒年六十有七娶洪淑人從君之京師而卒生六女一子子曰鴻祺妾吳生三女無子胡生二子曰鴻福鴻祥有孫一人曰原璿鴻祺所生也余與君爲四十年前共學之老友故因其孤之請而撰次其事俾後有考焉

春在堂襟文三編卷二

德清俞樾

海壇鎮總兵孫公家傳

附其孫古愚君傳

孫公諱大剛字劍凌浙江甯波府鎮海縣人祖諱玉父諱燕杰俱隱居不仕公年十八充鎮海水師營兵旋補定海鎮標右營額外委五遷而至黃巖鎮標右營游擊時嘉慶元年也當是時閩浙洋盜方熾北接山東南通兩粵出沒數千里其渠魁曰蔡牽次則朱濆牽之艇百數十瀆數十皆乘風潮往來飄忽無定朝廷切責督撫提鎮務獲盜公率兵船巡洋遇則擊之疆臣以聞

兩奉 硃批曰好又於奏報功狀尤翕赫處奉 硃筆
作圓圍於旁蓋 天子聰明神武於行間將士功
罪不啻若日擊而將士奉詔書則感且泣又震懾股栗
若天威之臨其上罔敢不力公素勇敢至是益奮四年
補福建烽火門參將五年署閩安水師副將旋升廣東
順德內河副將護理南澳鎮總兵閩浙總督王德以堪
勝水師總兵閩有 旨引見未至升福建海壇鎮總兵
遂入京謝 召見兩次 賜克食兩次公起行伍至節
鎮最大小數十戰戰潭頭禽王杜戰拍腳灣禽楊店戰
東西柱禽范中材戰瑞安海口禽周伯元戰竿塘禽李

車戰白犬洋禽林秋秋戰南圯禽陳發戰北竿塘禽劉
紫紫戰四礮禽林免吳有戰馬蹟禽駱然戰青龍港禽
彭求戰白沙塲斬芟青六禽陳宗章戰與頭禽陳六六
鄭康康戰永甯禽陳角戰臺山禽楊法戰馬砌禽王松
戰披山禽郭淡戰浮鷹禽陳飽戰大岞禽李貫戰崇武
烏坵禽林民戰高麗外島禽王香戰東峇禽不懂簫戰
韭山禽王長戰獺窟禽胡解戰積穀禽許但又戰竿塘
禽陳海戰北芟禽陳養戰崇武禽李得順陳元戰祥芝
牛山又戰烏坵禽楊亞豪翁亞二亞目戰石圳禽陳據
江茅戰南日禽陳亮戰小岞禽王標又戰祥芝禽許智

明戰壁頭禽陳加舵戰鐘門禽何平平戰小日禽邱金
戰下里禽陳談戰五欄厝禽金抄又戰小日禽嚴東邱
戰浯嶼禽曾辛四戰東壁禽高四四戰赤表禽林星當
日文書上幕府率曰禽某某等今略記其姓名如此其
草薙禽獮無姓名可考者蓋不可以數計又其餘緝獲
奸宄非洋面力戰所禽斬者今亦不盡錄也所獲盜船
七十餘艘大礮器械糧食稱是烏呼多矣當崇武洋面
之戰傷於額傷於左股仍躍過賊船禽其魁十有八人
斬首十級 璽書嘉獎焉方李忠毅公之中礮而歿也
軍氣大沮公策勵將士揚揚如平常十四年八月會同

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追蔡牽於浙遇之於漁山麾眾
直攻其所坐船轉戰一晝夜至於黑水洋卒裂其舟蔡
牽斃於海時朱潰已前死海盜悉平先後敘功交兵部
記名者一交總督存記者一照一等軍功例給與軍功
加一級紀錄二次者再 賞戴花翎 賜翎管小刀
搬指韭山之役以失蔡牽降參將護理海壇鎮總兵踰
年仍還其官蓋公之忠勇 仁廟深知之也每入
覲 召見 賜克食悉如前二十四年恭逢 仁
廟六旬萬壽入京祝嘏恭詣 太和殿朝賀恩禮優渥
同時介胄之士莫能及也公自幼好學能讀兩漢三國

志諸書馭士卒嚴而有恩或以緩急告輒周卹之歲散
數千金不少吝有降盜無食公予之資使聚其族墾某
畧地以自食子孫繁衍遂成邨聚因姓公之姓奉公爲
始祖焉公爲人如此宜其以功名始終稱一時名將矣
道光元年卒於位年六十有八子六人奉堯候選知州
灝二品蔭生候選通判鼎鰲福建福甯鎮總兵署廈門
提督餘三子曰奉廷曰鼎晟曰鳳儀皆不仕灝之子懷
邦余爲作古愚君傳者也

古愚君諱懷邦字承寵古愚其自號也其祖海壇鎮總
兵諱大剛父灝二品蔭生候選通判未選官卒咸豐二
年君由監生補蔭應朝考列二等亦以通判注選籍君
讀書尙氣節兼習兵家言孫吳之書背誦不失一字嘗
六至京師慨然有經世之志時粵寇踞金陵陷姑蘇浙
東西戒嚴十一年甯波陷君團練民兵於鄞之大雷得
二萬餘人謀復甯波維時諸暨有包立身大嵐有吳芳
林樟村有范邦祚皆與大雷合賊至互相應輒大勝於
是勢愈振君遣謀者走閒道約官軍夾擊賊道梗不得
達乃命其長子琳幼子琅畱大雷辦賊而跳身走定海
與官軍期會同治元年二月丁丑賊陷定海搜得君書
知與官軍有約乃大索得之遂遇害年六十有一浙江

巡撫左公宗棠以聞 詔贈道銜視四品官陣亡例議
卹給雲騎尉世職方君之遇害也琳琅猶在大雷四月
甲戌賊由大畧嶺突至琅率一軍據嶺上寶石如雨斃
賊無算禽其渠琳一軍由鳳畧出十字港攻賊壘燬之
乙亥賊破大嵐攻樟村琅往援賊焚樟村范邦祚死琅
墜深溪中半日始出遂自此得脾疾四月甲子琳琅隨
官軍收復郡城而琅益病越二年卒未幾琳亦卒今存
者其中子瑛

舊史氏俞樾曰余主講誥經精舍始識瑛瑛言於余請
爲家傳然總兵公事實瑛已不能言之出示履歷一紙
則服官本末頗具所載戰功皆本當時公牘尙有條理
余因次第之如此乾隆嘉慶間天下承平一二海盜出
沒風濤中上煩 朝廷宵旰而將帥之臣各出其死力
以求稱上意自咸豐以來中原擾攘而濱海亦日以多
故君子聞鼓鼙而思將帥何能無慨然乎古愚君以名
將之孫有至性母卒廬於墓又慷慨有大略卒死王事
可謂不隕其家聲者矣故以附焉瑛亦權奇自喜將門
之後固與尋常佔畢者異乎

沈文節公家傳

沈公諱炳垣字紫卿其先自元至元間由烏程遷海鹽

遂世爲浙江海鹽人祖諱三祝精天文句股算法著步
天歌輯注春秋推步諸書爲朱文正阮文達諸公所推
重父諱奎中性至孝不求聞達兩代皆封贈如公之官
公生四歲能辨四聲有神童之目年十一歲大母張太
安人謂之曰吾晨起見朝暾已升而月色猶在案頭燈
熒熒未滅乃成十字云日光月光火光三光並照汝可
對之公應聲云君道臣道一道同風太安人欣然
決其爲偉器矣道光十五年公年十有七入郡庠十七
年丁母陳太夫人憂其明年大母張太安人及父奉直
公相繼卒公一年之中三遭大故哀毀逾常而治喪葬

皆如禮撫諸弟有加焉二十三年舉於鄉二十五年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歲舉家病喉風甚危其夜忽
風雨交作霆砒電射煜爚有光滿室皆硫黃氣病者皆
若失遲明視牆壁類霹靂礮所刻畫者僉曰有妖物爲
雷所擊矣由後思之殆公忠義之氣所感召乎二十七
年散館授編修咸豐改元奉 敕分寫朱子全書書成
蒙 恩賚馬二年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九遷中允旋被
命副太僕寺少卿徐公繼畬爲四川鄉試考官取士
如額遂甯郭伯垣與焉蜀中知名士也逾年補右春坊
右中允都中舊有悅生堂以養老病兼設義塾公尸其

事者數年每歲捐白金百兩助之又以海內兵禍方亟
勸人戒殺生以回劫運是時粵寇已據金陵爲窟穴東
南震驚北犯及直沽畿輔聳焉公數上封事言時事甚
切五年秋拜廣東學政之命瀕行僚友祖餞或諷以
寇蹤飄忽靡常行部所至宜見機引避公出佩刀示眾
光瑩可鑒因伉慨語坐客曰吾受 恩重設遇寇必以
此刀手刃渠魁然後就義方言此時意氣浩然有齧齒
穿齧之意聞者咸大息或泣數行下也遂驅車竟去行
抵衡山縣聞永明失守從者咸懼公曰行也使者多一
日遷延則州縣多一日供億當官民交困之時其忍累

之自京師首塗七十日而至廣西共駭異曰使君行何
速也六年廣西鄉試巡撫勞公以有軍事奏請以公代
充監臨官鄉試畢復出按試諸郡是歲於南甯度歲其
明年舉行南甯試事未畢而所屬之永淳陷距郡城二
百里公親臨陴睨閱助府縣守禦三晝夜賊乃退將由
南甯而試鎮安鎮安告警不果試乃於四月二十日啓
行還桂林五月晦至梧州府適有艇賊來攻府城僚屬
以公無守土責勸從閒道行假途廣東可達桂林公曰
余奉 命視廣西學可涉廣東境乎且學政爲士林表
率學政一動足則士心搖士心搖則民心渙矣吾甘死

此不出城一步也諸搢紳乃言城外有廟素著靈異請
禱於神公偕之往行數里不見有廟知其詒已出城將
與之遠遁也拂衣而歸爰與右江鎮總兵蔣公福長及
梧州府知府陳公瑞芝共商戰守之策拊循士卒勉以
忠義令曰殺賊首一級賚銀五十兩盡出其行篋所齎
以供犒勞已而糧盡履行市廛勸分同食又出衣物易
菜食餓者八月十日城陷仰藥未死賊救之蘇擁之至
船以言甘之公揚聲大罵遂糜於亂刃之下年三十有
九廣西巡撫以聞 詔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予謚文節 賞騎都尉世職視總兵官陣亡例賜卹入

祀昭忠祠又於廣西省城建立專祠春秋官爲致祭禮
也公娶李氏封夫人生三子長守廉 詔以主事用次
守誠 詔以光祿寺署正用次守謙 詔以七品京官
用女子子一人適刑部主事樓汝達

舊史氏俞樾曰咸豐朝以學政死寇難者三人一爲湖
北學政馮公一爲安徽學政孫公與公而三焉 天子
褒崇忠義一例哀榮易名之典公與孫公皆曰文節烏
乎以文而往以節而歸固其所遭之不幸然身雖隕而
命名無窮矣公與吾兄福甯君同舉於鄉辱有同歲之
誼而於翰林又爲前輩在京師頻相過從恂恂儒雅善

翰墨至今爲吾兄所書便面墨色猶新而公已爲古人
與常山睢陽比烈矣公於 國史宜有傳而其諸子又
屬余爲家傳因據其弟秉樞所爲年譜及其諸子所爲
行述稽合廣西巡撫勞公奏疏粗舉大略附其家乘焉
味琴吳公傳

吳公諱鼇字青鼇別字味琴浙江歸安人吳故右族累
世富厚父諱世傑字鯉泉善廢舉之術能通流財物使
相歸移恒往來楚蜀間候時轉物致貲累巨萬公生而
敏悟授之書不再讀誦如流父老嗟歎有奇童之目以
大器期之會鯉泉公春秋高有所往命公從行遂廢鉛

槩之業當是時公年甫冠也而營理產業課役童隸各
得其宜有東漢樊君雲之風鯉泉公以爲能事無巨細
一以付之米鹽靡密罔有遺漏整紛剔蠹白黑分明不
數年間增贏十倍遠而楚蜀近而蘇滬咸置厩舍貨別
隧分千緒萬端衍衍辦舉鯉泉公年七十後不復出遊
與德配徐夫人居頤性養壽極棲遊之適公與兄靜
巖君將車扶杖迭奉壽觴洩洩如也公性嚴重每入內
雖盛暑不袒事兄嫂極敬有事必諮之故家庭閒無閒
言好讀管商申韓呂覽諸書凡醫卜之術與相人相地
諸禳家言咸獵精窮微得其窾卻蜀中有單先生者伏

其名奇士也公從之遊王道之學得之單者爲多又嘗從之學琴故於摟擗操拊尤極其妙每長夏無事焚香垂簾鼓歸風送遠之曲望之如神仙中人也生平精於鑒別所藏書畫悉名人真蹟無一贗本喜李北海書每日必臨摹數百字後得趙文敏行書胡笳十八拍長卷寶愛之寢食恒於斯中年以後書法益進咸豐之季東南大亂公所遺翰墨散佚無存其子平齋觀察於故紙中得數字標飾成冊其筆意神似趙吳興洵可寶也爲人頽身山立聲如洪鐘眼爛爛如巖下電喜與人排難解紛或以緩急告罔勿應然從不言於人施而不德公

之謂矣俄鯉泉公與徐夫人相繼逝未滿喪公繼配康夫人卒公憂遭變故年甫四十鬚髮蒼然自知不能永年凡資產之在楚蜀者皆使人辜較之銖金寸錦咸有籍也嘉慶二十五年八月疇作繼以痢遂以某日捐館舍年四十有四配李氏繼室以康以朱生子二鎮候選布政司理問鈞改名雲歷官寶山金匱縣知縣鎮江蘇州府知府以道員畱江蘇補用卽平齋觀察也鎮之子承泠候選訓導承淵江蘇候補縣丞雲之子承潞同治四年進士官江蘇太倉直隸州知州以道員候補 賜孔雀翎 詔俟補道員後錫用二品冠服承溥江蘇候

補同知曾孫八人元孫二人公以雲與承潞貴三遇
覃恩累贈榮祿大夫李康朱皆一品夫人光緒六年太
歲在庚辰距公之卒甲子一周矣平齋觀察緬懷先德
懼就淪沒手具行狀乞友人俞樾爲之傳樾舊史官也
義不得以不文辭乃按狀粗加次第俾附家乘焉
論曰歐陽公稱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以公之行誼
名不挂朝籍年不登中壽造物者於公豈有吝歟然公
之子若孫鵲然而起雲搏水擊蔚爲高門又遭際 聖
朝凡遇 國大慶 天子輒推恩錫類封贈有差公
於身後三膺 恩命至於極品顯融光大亦足以庇蔭

其子孫矣平齋歷典名郡官至監司卓然有聞於時中
年以來怡情金石壹意撰述而其子廣庵又以科第起
家治行之美不墜家聲然則公之遺澤其未艾乎樾與
平齋文字至交平齋行年七十樾亦六十矣念先通奉
公生於辛丑至今歲庚辰適滿百歲而樾碌碌不能顯
揚萬一每念及之爲之汗下詩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小宛之義願與平齋共勉之也

王孝子傳

光緒六年某月日甯波府知府宗君源瀚具王孝子事
實上院司浙江巡撫譚公循例於歲終彙題 旌如律

於是王孝子之名動海內或曰是奇孝曠百世而無二者也或曰嘻父死必殉乎是非聖人之中道苟以奇行取名者也孝子之兄曰繼香子獻者痛厥弟之已死而論未定乃爲書哀於舊史氏俞樾請爲之傳且論定其人樾時方著右台仙館筆記已於第九卷中備載王孝子事至是重違子獻之請乃刺取筆記之文爲王孝子傳且著論以告天下後世焉其傳曰王孝子名繼穀字子詒於兄弟行居六故自稱漱六道人會稽人也父英瀾字杏泉爲鄞縣教諭光緒五年教諭君病孝子禱於城隍神請於身代然父竟不起孝子大慟曰神不鑒我

由我不以身先之也事母俞益謹一日私語兄曰昨夢父告以母祿將盡奈何明年三月母果病時其家猶在鄞其兄子獻孝廉奉父喪歸會稽獨孝子畱侍母病夜夢齒盡脫指裂見血則啼曰是非吉徵也聞兄將歸則又喜曰事母有人矣於四月五日冒雨走出至暮不歸明日或言有素衣冠者僵立月湖賀公祠外水中往視之孝子也死矣立而不仆於祠前眾樂亭黏黃紙一幅大書漱六道人歸真處七字又有小字云漱六道人會稽諸生也年二十隨父至鄞己卯十月二日父卒越一百八十日入月湖以去時年二十九已而又於其書案

得二書一致其兄子獻一致其弟繼業子虞致兄書言
本欲畱數日面訣乃去來有定時不能如願致弟書則
處分身後事斂用白布道袍勿用僧道作法事一時咸
共悲歎然莫知其何以死也久之於廢紙籠中得其禱
神疏稿其略云繼穀於去年臘月之望夜夢不祥次日
卽瀝誠上疏請折兒算以益母年乃入春以來母體違
和日益沈頓因憶去秋父病乞以身代良由志願未堅
以致精誠莫達椎心泣血悔恨何追今母抱疴日亟而
兄在越未歸力竭計窮淚枯腸裂若空言籲禱恐難感
格神明刲股剖肝不免傷殘肢體曷若踵汨羅之行嗣

曹江之志削兒紀算續母桑榆至於晨昏侍奉尙有諸
昆似續宗祧已延弱息塵世利名固非本懷身後毀譽
在所不計湛湛月湖寸心可鑒神聽不遠哀此愚忱乃
知孝子實因代母而死遺筆不言者懼傷母心也嗚呼
是誠奇孝曠百世而無二者矣世之訾孝子者誤以孝
子爲殉父耳夫父死而必殉之天下無人子矣是非聖
人之中道不可以訓者也然使孝子而誠殉父歟則教
諭君之卒宜卽從之死矣何以越一百八十日之久始
入月湖以去哉是故孝子之死非以殉父實以代母蓋
有鑒於前者代父之請不以身先之不爲鬼神所許故

禮文三編二
三
母病垂危亟圖一死雖其兄在越將歸而不能待也夫
請代之事則古之聖人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周公既
請於太王王季文王乃卜於龜而聽命焉其曰體王其
罔害知武王不死也又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是圖知已亦不死也蓋公有請代之言武王不死則公
宜死而三王有永終是圖之命則未許公以死其後周
公相成王成太平此所謂惟永終是圖者三王假卜以
命公而公知之也此公所以不死也不然公既請代矣
自言之而自食之曩所謂請代者苟爲美言以動神聽
耳曾謂聖人而若是乎周公聖人也武王成王幼非

周公則遂無周矣故請代而神不許其死王孝子一儒
生耳其生其死非獨無與於天下卽在王氏上有諸昆
下有子姓亦無大輕重故不死則神不許其代此則其
人之異而其用心則固與周公無異也王孝子事世多
知之者故余止就筆記之文刪次爲傳其他有不詳焉
惟世人不知誤以孝子爲殉父而死故爲詳論之使知
孝子之死非殉父而實代母孝子死而母病愈則神許
之矣孝子之孝誠曠百世而無二者也且其死不於父
而於母蓋其請代父也猶冀不死而可以得請也不死
不得請故其請代母也必先死之是亦甚重乎其死豈

荀以一死求名者哉世有訾議孝子者子獻其以此義
曉之可矣

浙江海甯州知州惲公家傳

惲公諱敷字子寬別字遜堂江蘇武進人明時有湖廣
按察司副使諱巍者以忤劉瑾知名公之十世祖也父
諱輪字印槐積學工爲文而不得志於有司垂老猶不
籍於學官則盡以所學授其二子其長子諱敬字子居
能爲古文詞所著大雲山房集學者宗之世稱簡堂先
生者是也公則其次子與簡堂先生互相砥礪嘗曰吾
兄綜貫三才吾但欲通知人事耳乾隆五十九年應順

天鄉試中式旌以知縣注選籍逾數年

天子命王

大臣選其材之可用者而公在一等以知縣分發浙江
嘉慶二十三年權知歸安縣其明年權臨安未幾又權
定海是時定海未爲直隸廳猶以縣隸甯波府而斗絕
海外爲重鎮額設兵五千邑子之剽悍者竄名軍籍中
則凌轢鄉里不可制公至痛治之又爲清釐田畝民大
悅服及受代去爲立生祠焉道光二年宣平縣闕員公
以次當補會嘉湖兩郡大水而嘉興所屬之嘉善地尤
卑下被害重浙江巡撫帥公曰是非惲君莫能治乃調
補嘉善公請於大府發錢粟振之又勸邑中富民爲粥

以食餓者日坐小舟行四鄉溺者拯之棺槨漂沒者鉤
撈而出之民間男女乏食者如于入戶知之故所資錢
米無虛者事定辜較其數籍以示人命之曰徵信錄其
計口授食外每日必增與一錢不入籍外此胥吏廩食
及簿書之費亦不入籍數且鉅萬或爲公難之公曰此
窮民活命之錢可他用于苟得多活一民則吾受其累
無恨也及冬當漕請緩大吏皆曰湖州所屬之歸安烏
程災與嘉善同彼皆漕此獨緩不可公爭曰湖擅蠶桑
之利蠶既登民未大困嘉善以陶埴爲業四境皆水陶
者失業災雖等於湖民之困倍於湖爭不已卒緩嘉善

漕公敏於事而性仁恕事母鄭夫人至孝每笞囚必貸
其五日吾爲太宜人貸汝也於獄囚夏必使人糞除其
室冬則衣以纊絮食以糜粥曰太宜人所賜也有母訴
其子不能奉養者公留其母子於署中母見鄭夫人勤
儉如寒素時則大悔子見公年五十餘而事鄭夫人婉
變若孺子泣曰吾乃非人子也亦大悔其後母子皆以
慈孝聞公聽訟必坐堂皇縱民觀聽每決一獄民間率
傳述之至今嘉善之民猶能言其數事其一爲錢氏子
至縣應試館某氏樓下樓有女悅之投書與期錢託故
去有屠者陸姓得其書如期往既登樓卽滅燈及出爲

女父母所覺逐之陸出刃擊殺其父逸去其家訟錢氏子殺人公察錢非殺人者問女曰燈既滅矣安知爲錢氏子其身亦有斑癍可辨識乎女曰其醫有瘤驗錢無有公使人物色於浴堂得陸屠一訊而服又其一有民某甲者與季父同居聲相聞也甲自遠歸疑其婦欲試之以所齋金置社廟香鑪中僞爲貧窶也者而歸婦事之如初既臥息乃以實告質明往取亡矣訟於官公至其家廉得狀又知其季父故嘗謀鸞婦非端人必夫婦密語爲季父所竊聞晨往攫取之耳乃佯曰此當問之神翼日使舁社廟神至問之不答以杖敲其頭有片紙

自神耳出曰攫金者其季父也其季父在旁失色叩頭服罪神耳中書實公僞爲之公發姦擿伏類如此然灑定後必申說以孝弟之義嘗有富民曹某死族人利其財訟其遺孤爲他人子願以金二萬爲壽孤之生母亦使言於公請倍之公皆不答判其子爲曹後而謂其生母曰汝主善上天與以一子豈他人所能搖然汝以數萬金賂我求勝何如以此贍族人上承先人之志下爲子孫計乎堂下聞者皆感泣嘉善故有陋俗喪家延僧誦經畢輒繼以絲竹男女襍坐聽之曰鬧喪公嚴禁之遂絕縣城東曰張涇灣者東南鄉之民率往來於是舊

無橋梁公出錢爲倡遂成大橋至今便之俄以前在定海時曾獲巨盜敘功升知州五年遷海甯州知州甫下車卽修葺文廟創建奎星閣其治海甯如治嘉善方將有所設施丁鄭夫人艱遂歸賃城外南鄉小屋以居九年三月己未以咯血卒歿也年六十有一身後貧甚無以治喪定海嘉善諸父老咸來弔且致賻而嘉善人思公尤深咸云公已爲城隍神有爲不善者暴死則曰公殛之也光緒元年嘉善人臚舉公政績上臺司請入祀名宦祠巡撫楊公以聞 詔下禮部議從之公初娶張夫人生子二曰儉曰侃繼配梁夫人生子世臨字次山

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官至湖南巡撫祀湖南名宦祠父子同祀名宦海內榮之儉之子峻侃之子琪孫世臨之子桂孫頌孫俟孫炳孫秀孫皆以仕學世其家

舊史氏俞樾曰先兄壬甫太守與次山中丞同歲舉於鄉而中丞又爲余詞館前輩晚年居吳下余亦寓吳相善也中丞撫楚被吏議歸然楚之人卒俎豆而尸祝之其居官可知矣中丞卒而其諸子猶以執友視余述其母鄭夫人之命請余爲海甯君家傳余乃得備聞海甯君遺事豈非古所謂政平訟理者與雖古循吏何以加

茲余乃益歎中丞之賢爲有自來矣

鮑公吳夫人合傳

鮑公諱某字嗣僑一字潤之號古村其先世東海青州人晉咸和閒有諱宏者爲新安太守遂家於歙傳四十六世至國朝康熙閒有諱啓忠者自歙遷和州居梁山鎮遂爲安徽和州人曾祖諱偉字嵐皋見州志義行傳曾祖妣張祖諱暄字修亭祖妣沈考諱本泰字小山妣吳自曾祖以下至於公四世皆以公次子源深貴贈光祿大夫振威將軍曾祖妣以下皆一品夫人修亭公無子以弟之子爲子是爲小山公小山公生二子長爲

柘庵公諱東疆次卽公也公生二歲而小山公歿時柘庵公亦甫八歲有姊妹二人皆稚吳太夫人撫之以至成立延名師課公讀甚嚴然公素羸弱年十五應童子試方盛暑坐鋪席作文文成納卷甫下堂瞑眩仆地眾掖之出吳太夫人自是不令應試公亦絕意進取然誦習經史如故嘉慶十年娶吳夫人逾三年生子源進以柘庵公年十五而殤無子遂以後之二十二年吳太夫人卒哀毀逾常方是時修亭公有造室二猶在堂曰顧夫人曰傅夫人修亭公之歿也小山公幼保抱攜持兩夫人之力爲多張夫人臨終有遺命謂兩夫人皆賢且

有功宜優之以故道光二年顧夫人卒公喪之如祖母
命源進喪之如承重曾孫九年傅夫人卒公功服命源
進期服遵張夫人遺命且以申小山公之孝思禮以義
起者也道光四年吳夫人卒公賦詩十六章悼之自是
家事無巨細畢集於公上奉傅夫人下撫諸子日不暇
給或勸繼娶公曰茲事良不易一不得人慈孝兩傷不
如其已也及諸子娶婦始命分任家政後次子源深元
配亡有富人欲女之公辭焉而使繼室以其元配之女
弟曰吾家貧貧女宜吾家也公既不繼娶而其兄柘庵
公及長姊之適章氏者皆早卒所與往來慰藉者惟適

汪氏妹一人至八年而妹亦殂謝公益盡然傷懷顧以
諸子皆賢稍自解十七年源深充拔貢生明年試京師
初在高等覆試黜焉十九年應順天試已中式在前列
改置副榜公聞之不樂二十一年正月感寒疾二月己
未卒於家年五十有三蓋公數十年來所歷之境皆悲
傷憂鬱得開口而笑者月不數日宜其不克永年也其
天性純篤每遇吳太夫人忌日設祭必流涕先世所遺
書籍衣服器皿偶見之必愴然不怡蓋終其身如是鄉
黨中貧富無異視雖敝衣草履而來者必延之坐必送
之於門外有求必與之嘗有族人屢告貸於公一日不

告而私發公之困取穀如千石以去公聞之乃自責曰
我調之不早故也坐是家中落每歲除索逋者盈於門
而族姻之貧乏者仍餽之粟其族姻之貸於公而未償
者一日悉燔其券曰無使兒輩知其姓名也訓諸子必
以義方源深居其母吳夫人喪已屆禫服未畢者數日
耳不使應試曰此大事不可遷就也世俗應試輒減年
歲公戒源深曰進身之始卽欺罔其上邪命以實年注
籍其教子一出於正類如此所著有釀齋詩稿又有史
鑑節要孔門諸賢姓氏十三經源流廿四史評語帝王
統系皆爲口訣以授童蒙學者便之又嘗爲陳其年童

藻功兩家四六補注亂後失其稿矣生丈夫子六人源
進廩膳生爲兄後源深道光二十五年進士翰林院編
修山西巡撫兼提督源煦廩膳生源薰從九品源灝殤
源滋光緒五年舉人有孫七人孝威孝愉孝光孝裕承
詔孝先孝述孫女十一人曾孫二十三人友敬友益友
尙友敘友誼友善友嘉友喆友恂友恪友忱友懌友恆
友欣友松友棣友楨友楷友芝友荀友荃友芷友菊曾
孫女五人元孫一人傳厚人倫之盛海內推之公生前
雖若侘傺不自得然天之報之者固已優矣公不再娶
其子孫繁衍皆自吳夫人出也

吳夫人和州含山人父諱煥字朗山母汪早卒夫人於姊妹行居次而長姊幼殤其幼弟幼妹皆夫人撫之年十七歸於鮑事顧傅兩太夫人及吳太夫人悉得其歡心吳太夫人卒事顧傅兩太夫人仍如初每晨起詣堂上問安否卽入廚率家人具饌事已手治女紅口處分家事無一刻休暇田租出入雖有主者其簿籍必躬受而鈎考之事無巨細咸宿具故吳夫人之存古村公不知有家事也族姻及鄰里有乞貸者言於古村公必如所請婢女有過訓誡之不施鞭箠遇傭婦尤寬見一婦竊物祕之以他故遣去不欲敗其名也其長厚類如此

其在室時所撫兩女弟猶未嫁皆爲相攸歸之鮑氏一適古村公之族兄一適其族弟適族兄者偶與夫反目夫人召之歸反復勸導仍歸於好夫人於兩女弟雖兄弟實猶慈母嚴師焉兩女弟亦敬事之不衰夫人勞於家事早衰多病道光四年夏偶感時疾自知不起曰吾死無恨恨未見子婦耳於是長子婦王次子婦陳同日以童養來歸七月病篤召子若婦至牀前謂之曰吾不及見爾曹成立矣吾於爾曹亦無他望但望砥行勵學勿墜家聲異日無論出處勿忘忠厚二字吾瞑目九泉矣又指幼子源滋曰是呱呱者最稚兄若嫂善視之無

貽爾父憂翼日丁亥遂卒年三十有六夫人之卒諸子皆幼故莫得其詳鮑氏有敘眉刺史者曾爲夫人作傳今佚

舊史氏俞樾曰余與公次子花曇中丞於翰林爲前後輩而於道光丁酉科又有同歲之誼今年夏中丞以書狀來乞爲公與吳夫人家傳自惟名位卑微不足表揚先德重違來意撮其大略著於篇公抱道不仕又未及中壽而歿故無大表襮之事然其過人之行則有二焉柘庵公之錫執大宗之義必爲立後一也居顧傳兩夫人之喪皆有加禮二也烏乎世俗之習於薄久矣公與

夫人務從其厚不亦賢乎語曰積厚者流光宜其子孫眾多蔚然爲高門鼎族矣

鮑母陳夫人傳

陳夫人安徽和州人父諱鼎母楊生女子子二夫人其次女也生而婉婉不苟言笑家素貧井臼之事童而習之道光十四年年十有九歸同里鮑氏花曇中丞爲繼室中丞初娶卽夫人之姊早卒有富人欲女之中丞父古村公不欲乃繼室以夫人夫人至凡其姊之簪珥衣裙襲而藏之不敢褻用事古村公甚謹嘗因事譴謫之愉然順受而已後察非其過曰吾誤責爾爾何不辨益

愛重之及病篤謂之曰吾諸子婦惟爾最賢善相爾夫必膺厚福事中丞和且敬雖燕坐見之必起雖謁諫小言未嘗相爾汝也中丞夜讀於堂則夫人於閨中治女工不敢先寢有憂愁恚怒多方解之有善事力贊成之中丞初館於田氏歲入二十緡古村公命歸十緡於其私室夫人悉公之古村公卒家益貧黃州太守徐君延中丞司記室中丞稱貸得十金以半治行以半留家中夫人受而儲之饘粥之費仍取辦於鍼帶中丞自黃州寄金歸夫人以三之二俟諸娣姒歲以爲常二十六年中丞應江南鄉試有請代作文字者捷則以二千金餽

中丞故謀之夫人夫人正色曰無論外犯科條內損德行且舍己耘人非計也君將以二千金了此生乎中丞笑曰君言實獲我心矣是歲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夫人從之京師布衣蔬食與曩時無異咸豐四年中丞奉命視貴州學體夫人之官時貴州苗頑逆命塗次聞警者屢矣甚或望見賊兵旗幟從者皆失色夫人陽陽如平常及至黔勸中丞出養廉銀爲僚友倡以除戎備事甫集寇薄城城中川滇之勇交鬪夫人使健僕負次子孝裕及一孫一外孫夜縋城出避而自與長子孝光及子婦輩從中丞居城中曰寇至死耳何懼焉後

又從中丞於同治元年之廣西學政任道河南之新野
聞戒夫人鎮定如赴黔時及五年中丞爲江蘇學政則
東南已大定而故鄉亂後族姻多失所相距又近來告
貸者無虛日夫人率有以調之然莫能干以私御奴隸
寬而嚴每中丞出行部必戒之曰爾曹無需索供億損
主人清名十年中丞開府山西夫人曰巡撫更重於學
政不可以纖芥累有司累有司卽累民矣請中丞申前
禁尤力晉地苦寒夫人有宿疾時發時止然不欲以內
政擾中丞力疾治事不輟中丞治官書見賓客黎明卽
起夜分未息夫人雖念之未嘗勸休息子婦輩或以爲

言夫人曰封疆重任敢徇私愛乎及聞乞休得請欣然
曰自此庶可息肩矣中丞於屬吏有餽率不納夫人嘗
至京師嫁女屬吏有以兼金助裝送者或曰在京師非
在晉也受之可夫人曰在京在晉庸異乎卒卻之其明
大義類如此天性純篤以來歸時未及事君姑又在京
師欲迎養其父贈奉直公不果嘗以爲恨居古村公喪
及奉直公喪皆素食三年每朔望日及先人忌日及己
生日皆素食山西節署中值六十生辰齋廚蕭然但以
食二案餉幕中賓客而已外人莫知爲巡撫夫人生日
也性慈善雖微物不欲傷之蟻入水蛾投火必救之出

鷄鶩魚蝦生者不入於庖所縱生物無慮六七十萬歲
施寒衣施糜粥施藥餌施棺槨居京寓聞門外有丐者
病臥風雪中使人衣食之其人竟得活嘗泊舟沙岸聞
有哭聲甚哀問之曰死無以斂也使人持洋錢乘昏暮
投其家中丞在晉慮囚有嫺婦衣甚單夫人賜以棉衣
且徧及諸囚婦焉光緒三年中丞將去晉時晉災已有
象中丞刊救饑丸方檄行之夫人製丸數千散之百里
內及還南知晉大饑乃與中丞出巨貲振之他如和州
修文廟山西安徽置義園山西創保嬰局湖口設救
生船中丞諸善舉夫人率縱與之又置義田以贍族人

建義祠以祭外姻之無後者晚年議創牛痘局未及成
而夫人歿矣夫人生平惡僧尼不令入門且未嘗捨財
營立寺刹然實深達佛理未卒前二年兩孫殤焉夫人
雖悼之旋自解曰吾此身終須棄去何況其他病中與
中丞兩次訣別惟以諸善事未成爲念不及他事時諸
子女未盡在側或請促之歸夫人曰何必在我前乃爲
送我邪及子女畢至亦無所悲喜每日必西向坐移時
病凡百五十日然未嘗終日偃臥也易簀前兩時許使
人扶掖下牀小坐乃復上牀家人扶之東向臥命扶起
易西向食粥少許微語曰我將歸矣光緒六年四月癸

丑卒於寶應縣寓正寢年六十有六以夫貴封一品夫人子二孝光刑部主事今官江西知府加道銜孝裕兵部主事今官兩淮運判加提舉銜孫八人友善友嘉友誥友恂友恪友忱友懌友恒曾孫三人傳纓傳綸傳厚女四孫女二曾孫女一

舊史氏俞樾曰夫人之歿也彭雪琴侍郎已爲志墓之文瘞之幽宮矣然墓志體嚴有不能具載者於是其長子伯熙太守又具事狀請余爲家傳余讀魏晉閒人所爲家傳皆極纖悉故爲夫人傳不嫌稍詳焉夫人賢明而有才慈祥而有體古稱女士此之謂與至其暮年了

然於死生之故超然於來去之際已似有得於幻滅亦滅非幻不滅之旨者噫吾不得而測之矣
光祿大夫漁臣徐公家傳

公諱夔字俞臣別字漁臣姓徐氏其先爲浙江人元時有諱志弘者自浙東衢州路遷湖南道長沙縣遂爲今湖南長沙府長沙縣人曾祖諱雲上妣何祖諱光楚妣羅考諱國搢妣羅以公長子樹銘官曾祖考妣贈二品自祖考妣至於公與夫人贈封皆一品公修幹而脫容少從其父笏亭公學總通經訓工爲文章尤精義理之學於宋元明諸大儒皆有以得其涂畛出所學以教授

其鄉鄉之子弟從者甚眾所爲文原本心性根柢經術
一依先輩法程而不屑爲雷同景附之詞以諧合眾目
故雖爲識者所推服而亦坐此連蹇於有司當是時祖
母羅夫人年百歲矣父母皆在堂公上事重親下與諸
弟曉瀛价紉芸渠三君研覈所學亦不復有仕進意益
博覽古書講求先儒修己治人之道每與同志之友以
議論相往復初若森漫無厓浹者然其大要則在推之
事物而返之身心參之古人所已行而繩之以今之法
度諸子稟承其學皆有所立長子樹銘由詞臣歷官卿
貳每欲迎養公輒以親在不許嘗一至山東學政署中

訓之曰賊蹤飄忽而蒐乘補卒猝不易辦宜使民間人
自爲戰商子所謂搏民力以待外事者其意可師也於
是濟南濟甯皆治民搏寇不敢犯又嘗一至福建學政
署中以士習浮僞命刊朱子全書以授諸生已而母羅
夫人及笏亭公相繼卒公旣畢窀穸之事乃履行先代
墳域雖十數世以上悉修葺之又建宗祠修族譜以副
笏亭公遺意沅湘數被大水公出貲爲鄉里先積米粟
振流亡鄉人有訟者以片言開諭之立解族黨有貧者
歲時必周之孤獨者月有餼焉山居數十年布衣蔬食
雖貴不易爲諸孫延師必道義之士嫁女娶婦必於士

大夫之家其御下尤恕曰勵節砥行士君子所難可責之若輩乎公素無疾晚年偶患欬樹銘以東坡志林所載青騰方進卽愈光緒五年二月微有眩疾三月丁巳晨起櫛髮沐浴具衣冠而坐召集子若孫與講中庸第一章以爲位育之效本之中和和之實徵之喜怒哀樂而持守之要則在戒愼恐懼吾生平不敢行一疚心之事而今而後庶幾保吾本性還之太虛願汝曹皆以吾心爲心吾無恨矣方言此時陽陽若無病者翼日戊午子時焚香端坐而逝年七十有七配張夫人先公七年卒生子六人樹銘其長也道光二十四年舉人二十

七年進士由翰林官兵部侍郎左遷大理寺少卿樹鈔江西補用同知樹錄太學生樹釗江蘇六合縣知縣樹鋒同治九年副貢生浙江候補知縣樹鐸議敘布政司經歷孫八人豐立慤立毅立成立儉立敬立友立端立樾與公長子樹銘同歲舉於鄉於翰林又爲前後輩承以行略屬爲家傳乃撮大略俾附其家乘焉

論曰自古盛德之士砥學厲行不自顯於世者往往食報於其子東坡謂李邵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今於漁城徐公益信矣然觀公易簣之時爲子若孫講中庸首章自明戒愼恐懼之意雖老不衰至得正而斃而後

已此與曾子啓手足示門人何異然則公之所造豈李
邵之流所能望哉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徐氏之興未有
艾也

孫宜人傳

附其子肇禮

孫宜人諱采芙字韵珊江蘇儀徵人故休甯張氏也其
先世以禹筮之商至揚州從其外家姓遂姓孫氏父諱
庚候選鹽大使於六十一歲生宜人母吳生母荀宜人
幼慧其父課之讀自經史外凡醫卜星算之書咸使涉
獵九歲辨四聲十三歲能詩尤工刺繡道光二十八年
歸績谿胡君爲繼室胡君名培系字子繼績谿胡氏自

明諸生東峯先生以來以經學世其家子繼學有根柢
克紹先業一時稱嘉耦焉當娶宜人時方寓杭州其母
章吳兩宜人皆在里中已而相繼卒宜人慟曰吾竟不
獲親事吾姑乎凡遇時物非薦之寢不敢嘗終其身如
是宜人人家故饒富靡衣鮮食及歸胡而子繼方窮困無
儋石儲宜人安焉攻苦食啖未始有不豫色客至質衣
裝供膳飲必豐腆衣皆手製箴管線續寒暑不去手子
女衣履無不鮮黼而已所衣者褸裂挾斯非甚敝不易
自其四十歲時子繼爲製白鵝補服一襲宜人服之十
餘年未嘗更也道光三十年子繼爲夫已氏所齟齬誤

傳已死宜人脫耳上金環吞之及暮子繼至亟飲蓐羹
下之宜人曰吾與君相依爲命脫有不諱吾義不獨生
今爾無恙豈非天乎咸豐三年子繼館於杭州同知繆
武烈公所聞安慶陷時宜人方歸甯於揚武烈曰賊順
流下揚州危矣助子繼資使迎宜人子繼至揚州揚已
戒嚴二月戊戌犂旦聞人聲誼問曰至矣至矣則皆走
城中爲空子繼偕宜人登舟至仙女廟而揚陷乃道通
州由蘇達杭自是子繼游歷浙東西諸郡縣紹興諸暨
湖州龍游壽昌海鹽秀水石門衢州又嘗至江蘇之溧
陽所如輒與宜人俱時子女皆幼閒關戎馬間不違啓

處同治元年子繼偕鄧觀察輔綸入楚寓居寶慶府俄
子繼以仲弟之喪歸里營葬又嘗如江甯應鄉試宜人
畱楚益自刻苦薪米之外每月所用纔白金二三兩而
已東南平仍回浙江八年子繼選授甯國府訓導乃與
宜人俱之官其地兵燹之後雕劫殊甚宜人居官舍仍
如寒士時凡祭祀賓客及日用飲食皆躬自料量嘗語
子繼曰吾銖積寸累爲君營邱中之費異時得就山水
佳處結屋數椽買田二頃與君偕隱而使兒輩於其中
且耕且讀吾願足矣所善溧陽史母陳宜人與有同居
之約擬往相度之適其弟三子肇禮殤素所尤憐愛者

也遂不果而宜人亦自此病矣先是肇禮生於寶慶未
彌月而子繼有長沙之行強起治裝遂得疾疾發輒略
血歷久不瘳至是益劇光緒七年二月壬子卒於甯國
府訓導署年五十有七宜人性廉介而好施與一味之
甘必以分人子繼之甥曰程廷對從軍於浙物故宜人
迎其妻子以歸撫其子至於成人甯國學生孫雲錦貧
甚所居燬于火厚賜之其他諸生有貧而好學者必有
飲焉嘗傲胡氏先世漁隱叢話體例刺取自南宋至
國朝諸家所作詩話小說有涉閨閣者摭錄之曰宮閨
叢語官舍有小園於其中一室署曰叢筆軒春秋佳日

與子繼觴詠於是子繼望其子成名頗切宜人曰以君
之才尙不能掇一第况兒輩乎惟君家累世傳經不可
使不讀書耳蓋其意趣高遠如此生丈夫子三長肇毅
今名鏐浙江錢唐縣附生次肇履幼殤三卽肇禮女子
子四存者二涇縣翟福海陽湖趙穎其壻也
肇禮後改名鎔字傳孫胡君子繼第三子也子繼次子
曰肇履於同治元年殤於衢州母孫宜人思之不已日
爲寫金剛經祈其再生二年生肇禮於寶慶府故小名
寶慶甫二齡聞人誦詩能效其聲稍長授以朱子小學
則益知事親敬長之道以父母年且老家中事無巨細

悉習治之子繼中年善忘肇禮爲日記記其父言動有
問則以對或某器置某所某書皮某架如言求之無不
得嘗從子繼歸里營葬子繼欲繪墓圖肇禮知之卽私
自摹畫山川向背具有條理天性尤篤厚幼時恒從其
伯姊臥起姊病輒繞牀哭兄肇毅將如杭州肇禮跪而
言曰兄某事恐貽親憂願革之事其嫂如事其姊聞人
言母生已時有寫金剛經之事每月朔望必與其仲姊
誦金剛經一卷爲父母祈壽病篤始止其病也蓋由感
受寒溼自兩足腫及胸腹或言用田螺襍蔥搗之納臍
中可愈肇禮曰戕物之生以治我之病不可悉縱之泮

池初病時夢至神廟神以蟒服加其身懼而不言未幾
竟卒時光緒六年十月乙巳也年十有七
舊史氏俞樾曰余於光緒五年春悼先室姚夫人之亡
有百哀篇之作流傳至宣州子繼持示孫宜人宜人讀
之淚涔涔下謂子繼曰如我不幸君能如曲園先生之
情深誼重乎嗚呼死生固有定數宜人殆自知其不永
年歟子繼所爲孫宜人并附其子肇禮事狀甚詳余撮
其大略如此宜人固范史所謂端操有蹤幽閑有容者
而肇禮亦楊子之童烏也胡氏清門世有令德余文雖
不足爲逝者重然附其家乘中儻可不朽子繼之意其

亦可以稍慰矣夫
謝老人傳

謝老人名可明德清中初鳴人也德清有金鷺山相傳有金鷺集於此凡三鳴故山之南有上中下三村皆名初鳴云老人年二十四歲時備於唐西姚氏姚氏所居曰致和堂其額猶董文敏所書自前明時得祕方爲藥丸以施人至國朝而貲財不繼乃始取直二百年來以姚丸名天下老人初至執役於肆中久而姚氏察其人忠實可恃日益親信事無巨細悉以委焉時余親家翁子謙司馬甫七歲老人日提抱之及子謙舉於鄉入

都應禮部試老人筦家政益勤慎子謙生二子二女老人撫愛之如子謙少時咸豐同治間浙中大亂子謙已前卒子女皆幼凡家中器用財賄皆在老人手豪釐無所苟及賊平復敗肆賣藥老人之力爲多時子謙妻張宜人亦卒其次子晉卿輒從老人眠起每於燈下讀書雖夜漏且盡老人必坐守之或讀少懈始而怒繼之泣下後晉卿與兄魯卿先後入仁和學老人乃喜同治十二年晉卿病於隘頗危老人不解衣而寢者而月及病愈老人舉杯語晉卿曰爲阿官已戒飲十日矣蓋老人性簡默無他嗜好惟喜飲酒雖至數升不醉也晉卿生

一子老人又提抱如前姚氏三世皆視老人如阿保云
老人終身不娶故無子以兄子爲子光緒七年年七十
有四矣晉卿言於余曰老人之在吾家歷四代無二心
積五十年如一日求諸儕輩罕有倫匹今老人老矣不
忍其泯沒願先生爲傳存集中庶後世知有老人而老
人聞之亦可銜杯一笑也余曰諾因爲謝老人傳

論曰余次子婦卽子謙司馬次女也故余常至姚氏見
謝老人須髮蒼然而事姚氏之事仍如少壯時勸之休
息不可余甚敬之嘗讀侯朝宗壯悔堂集有郭老僕傳
馮山公解春集有俞老僕傳余之文固不足以及二子

若老人者固其流亞哉

孫孺人傳

孫孺人名寶貞浙江仁和之臨平鎮人故大學士一等
謀勇公諡文靖者之元孫也父長熙兩淮候補鹽運分
司孺人生而秀外惠中父奇愛之七歲授以毛詩孝經
輒成誦甫十歲而父卒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所生母謂
之曰汝以身徇父若我何乃稍稍進飲食然自此肝氣
鬱不舒恆有疾年十七歸德清沈少齋爾繩初少齋之
姑歸臨平孫氏於孺人則諸母也少齋讀書於孫氏孺
人母一見欲婿之少齋父蓉齋君不欲曰吾家貧恐異

日不能安耳然不可卻卒以禮聘焉孺人既歸裝送甚盛悉屏棄不用布衣練裳躬事井臼蓉齋君乃大喜時沈氏居嘉興咸豐十一年春孺人歸甯於臨平俄賊陷嘉興少齋從其父避城外事稍定蓉齋君使少齋至臨平視其婦少齋曰寇亂如此安得離大人側固命之乃往孺人見而驚曰寇亂如此安得離大人側意甚不憚居兩月蓉齋君卒方是時賊勢甚熾或曰且先成服徐謀奔喪孺人曰親在不能事親喪又不奔非人子矣少齋從之治喪粗畢奉母至臨平孺人曰臨平亦非善地也乃納金珠一枕函中而緘滕之其明年春二月大兵

潰於石門臨平亂倉卒出走由紹興甯波道上海而北至泰州其舟車之費皆枕函中物也居泰州久之貧益甚有一婢或欲以數十金買為妾孺人曰吾家雖貧此造孽之錢胡可用也卒為擇良輿而歸之婢價一無所取嘗以銀鍼置燈盞中為傭媪王氏之姑所覿孺人瞥見之祕不言恐王媪知之詈其姑也其長厚類如此事繼姑尤謹謂少齋曰舅亡矣獨繼姑在耳不謹事之何以慰君舅地下哉臨卒猶謂少齋曰君舅奄窆之事尙宜改卜不可因循蓋蓉齋君之卒正在亂時湯葬鄉間亂定少齋謀遷葬而墓域生朱藤一株花葉繁盛懼傷

地脈遷延未果故孺人以為言此後遂不復能語孺人
初患癰疥之疾不以為意繇歷數月肝疾大作於光緒
六年九月辛巳卒於泰州寓舍之正寢年止三十有七
少齋哀之乞為傳因書其大略焉

論曰孺人事父母舅姑以孝事夫以敬且和御奴僕以
寬何其賢也詩有之彼君子之尹吉孺人為文靖
元孫固今之尹吉哉聞其就木也鄰比婦女皆來送之
謂如此賢媛乃不登大年享厚福有哭失聲者嗚呼孺
人之賢益信矣

先王甫兄家傳

嗚呼自吾兄之歿至於今九年矣兄子祖綏嘗具事略
請為家傳余念吾兄仕閩二十餘年傾側擾攘幸獲安
全以官壽終然其涉歷艱難蓋亦甚矣且其事頗有關
係七閩大局者余懼未足以達之故雖諾其請遲之又
久而未作也雖然以吾兄之賢且才而壽不逾六十余
之不肖而入此歲則已六十有一矣精力衰積宿疾時
作其能久乎苟不及今撰述無論他日無以見吾兄於
地下且亦何以副祖綏區區之意耶因就其所為事略
粗加次第著於篇

君諱林字王甫號芝石晚歲自號柯九老人姓俞氏浙

江德清人世居東門外之南埭祖贈通奉大夫南莊府君祖妣夏夫人戴天人考贈通奉大夫潤花府君妣蔡夫人嵇夫人姚夫人君幼慧以家貧不能延師而先贈公又恒客游於外故十歲以內姚太夫人親教之弱冠爲縣學生名在第一道光二十三年鄉試中式舉人於本房亦居第一兩與禮部試不售以工書法取膳錄會修
宣宗成皇帝實錄君預繕寫之役咸豐三年實錄告成以例得議敘遂以知縣分發福建福建故瘠苦其時寇盜充斥紅巾賊方熾仕宦者視爲畏途督撫累疏請分發而部中發往人員率託故弗至君獨挈眷

屬間關赴閩人皆奇之逾年署沙縣知縣其地多訟胥吏緣以爲姦一小事輒株連數十人隸持符句撮量肥瘠索賄賂君於來訟者呼至案前多方開導小事已之其事大者立予判決兩造及一二要證外悉罷遣無所問所保全甚眾地又多盜有楊三者盜魁也適其兄爲他盜所殺君使人謂楊三曰來吾復爾仇楊三乃率其徒降捕殺其兄者論如律於是羣盜懾服境內悉平後楊三官至參將戰死汀州得優卹焉五年秋調充鄉試同考官民閉城請留君夜啟北門去入闈閱卷每達旦不寐或旣棄復取閱榜發得士胡夢得等十一人時澎

湖通判闕員大吏意屬君而欲使出門下命福州守示
意君以母老辭由是忤其意當是時閩中尙奔競習侈
靡上下狎遊無度其善寅緣者以數十金得一官不數
年擁符節君邈落至不得序補縣令寮友皆非笑之已
而御史林公壽圖以閩中積習白簡上 聞制撫方伯
皆免官當日之附門牆供奔走者或罷斥或遣戍自道
府至州縣凡二十餘人無一倖免者乃始服君有先見
云六年署永安縣知縣地故與汀州鄰其民交惡汀人
有至邑者輒誣爲盜縛送官官不爲理則擁去毆殺之
官不能禁君遇有執送者立出坐堂皇薄責之置諸獄

以好語慰勸眾人使去乃出其人於獄衛之出境全活
無算云永安自被寇亂殘破特甚君招集流亡使之復
業又以地處衝要賊所必爭使民搏力護鄉里五日一
集較其技藝課其惰勤鉦鼓旗幟悉合法度於其中選
得勁卒千餘人皆精銳可用七年夏紅巾餘黨復爲亂
據汀州所在嚮應七月陷連城提督某公與戰敗績退
保延平於是將樂順昌沙縣尤溪相繼陷賊將長驅犯
延平窺省垣而延平所屬縣皆爲賊據惟永安獨存與
延平相犄角賊攻延平懼我躡其後乃以大隊撲永安
意在必得勢張甚按察使裕公裕鐸督師來援而四面

皆賊轉戰不得達君入謂吾嫂孫夫人曰寇深矣吾與
城俱亡耳幸爲我護持老母夫人笑曰君死忠吾死節
兒輩死孝尙何求乃謀以輕舟使長子祖壽奉姚太夫
人由間道出走謀既定入白太夫人太夫人怒曰吾累
被國恩爲命婦乃草間苟活邪死則俱死耳無多言
而是時外聞訛傳縣官眷屬已宵遁太夫人乃親詣城
隍廟行香舉帷而出塞帷而入邑士大夫有以公事至
者召使入內室則太夫人方觀書孫夫人方刺繡於是
人心大定然苦無食乃勸富人輸錢若粟書券與之鈐
以縣印數日間輸者頗眾而寇警顧日急太夫人命積

薪於門事急則自燔召祖壽至手爲易衣以屬幕客孫
福初若城破速亡去君以死守孤城且坐困乃畱民兵
二百使千總率之登陴而自率兵出城列寨分據要害
檄鄉團隨所在助殺賊一日猝遇悍賊千餘人君所部
才三百人大呼奮擊無不以一當百賊勢且不支而援
賊大至分兵斷我後君麾眾登山賊蟻附而上礮矢如
雨聲如雷霆有鉛丸摩頰過一持蓋之卒隕焉然士卒
殊死戰賊不能上俄鄉團四集別隊兵亦有至者金鼓
之聲震山谷賊驚顧君卽率眾自山馳下乘之賊大潰
自相蹂墜澗谷者相枕藉是役也我軍二千破賊萬餘

惟賊魁率數百人突圍遁餘眾悉殲而西路鄉團亦同日大捷軍威益振賊猶徘徊境上君簡精兵佐以鄉團使繞出賊後擊其背三戰皆捷賊精銳略盡自是不敢復窺永安而按察使裕公亦次第收復所失諸縣前鋒及縣境君以兵迎之且作書言八月以來戰守狀蓋文報阻絕者三月矣裕公得書送行省大吏傳觀相謂曰賊蔓延數州郡所至官吏輒委城走不圖一書生乃能死守彈丸屢挫賊鋒賊之不敢犯省垣蓋以此也特疏以聞 天子嘉之有俞林力守危城三月深可嘉尙之 論特擢同知時連城猶未克裕公攻之數戰不

利有袁良者故武貢士 殿試一甲第二人以都司守連城連城陷省符下所在逮治之賊之犯永安也袁適至君接見與語察其人猶可用示以省符勸自効袁曰敗軍之將生死惟公儻有所用敢愛其死遂從君戰守頗得其力君以袁守連久習其地勢言於裕公用爲前部袁益感奮未浹旬克連城大府以上游肅清言于朝擢君知府而袁亦復官積功至汀州鎮總兵有聲於時論者以君爲知人焉九年補泉州府廈防同知部議以要缺宜調員補授不得以應升之員升補奏駁之特旨允焉君下車見積贖如山縲繫者數百人旬日

開悉判結之監司某公嘗從容謂曰君治獄誠明敏然旬日決數百案得無太易乎君對曰重案例移縣其歸同知判決者皆細故片言可折久懸不決徒飽胥吏無謂也某公歎服君治獄必得其情尤嚴杜苞苴有以兄子毆其季父者君逮之急或請以三千金免其罪君陽許之密使人偵其出而逮治之凌免者亦盜魁也為鄉里患莫敢誰何按察使名捕之不能得君乘夜將徒隸掙之其家得焉凌獻金剛鑽念珠一串值萬緡峻拒之即日械送省中凌至省竟得釋然終君之任不敢歸時諸海口皆通商而廈門亦設夷官號領事多恣睢不法

其譯者輒魚肉民民怒執之夷官率數十人持械至同知署君出問故夷氣沮曰從公往取人耳君笑曰吾民皆循良守吾法度焉用多人命一隸往取之須臾而至夷大服自是益敬畏君每見必以免冠垂手為禮事有不便於民者君輿反復論辨往往折服中外讜集雖鎮道大員或為所狎侮惟君在坐終席無敢譁同治元年舉行恩科鄉試復充同考官得士十三人解首王彬與焉三年八月粵賊李世賢陷漳州自漳至廈止二百里廈為全省出海門戶商賈所集富衍甲閩南賊既得漳將由廈入臺偵知君有備意稍沮乃餌土寇使為內應

而羣不逞之徒亦趨趨欲起君出賞募勇數日得四千人勢稍定適前任水師提督曾公玉明以舟師千人將赴臺道廈門君登舟說之曰無廈門則無臺矣今日之勢廈重於臺曾公乃留屯廈門時英法各國兵船十餘艘泊鼓浪嶼名爲自衛其意實叵測米利堅人白齊文舊爲常勝軍統領歷保至總兵官叛降賊後爲官軍所禽 詔貸其死逐回國至是潛入漳州挾紅衣賊目二人至廈門匿夷官所窺虛實一日夷官招觀察飲酒半三人者出夷揖使就坐觀察大駭遽起命駕歸歸而謀之君君伏勇士於塗伺其出禽之械白文齊送行省

梟賊目於市翼日置酒召諸夷諭以順逆禍福皆俯首聽命會賊謀陳金龍以偽國書至英領事所陳金龍者漳州人相傳其先世避明季亂入深山中至今不鬚髮洪秀全未起事時嘗至其地與之爲異姓兄弟及是年八十矣詣李世賢自陳爲李奉書說英領事圖廈門英領事懲白文齊之事執陳金龍以獻君白觀察斬之以狀聞有 詔賜英領事獎武金牌一荷包佩刀各二下所司頒發君陳兵衛鼓吹導從齎 賜物至英領事館領事再拜受出入佩之以爲榮由是羣夷爭爲遮邏有潛以軍械糧食濟賊者悉縛送官中外之交合廈門

之守益固閩俗故信鬼有巫者自言爲神所馮握利刀
剗其腹血漉漉注盤盂不膚撓俄創合如故取竹箸百
寸寸斷之襍碎糝咽之又或跣足行烈焰中均無所苦
信者甚眾所至環問賊狀巫張目叱曰爾曹尙不去乎
賊於某日至矣廈人皆聳一日君出道遇之先驅邀喝
不爲止且大呼賊來君命收之隸卒相顧莫敢動有騎
者下而捽其髮乃仆之地杖之數十始呼暑乞免君諭
知其惑眾言於觀察將以軍法斬之士民咸集爲之請
君笑曰神如有靈我受其咎無與汝曹竟斬之訛言頓
息時避兵者麇集君行保甲法躬自巡數故戶口益增

而盜賊絕跡惟米價翔貴君請減稅以來客米廈門故
有兩關一爲鎮閩將軍海關委協領監收襍費倍正稅
一隸同知則譏察出入而已然胥吏亦不免小有需索
君莅任已嚴禁之至是議減正稅之半其襍費一切罷
之協領不可斷斷與君爭乃上其事於省卒如君議一
月之閒米商大至及援軍雲集日食千石而市有餘粟
人恃無恐焉四年五月大軍收復漳州諸縣皆平廈乃
解嚴巡撫徐清惠公謂僚佐曰賊輕兵襲漳意在臺廈
將踵 國初鄭氏故智耳當陸路提督林公文警戰沒
勢且岌岌非廈門有備力遏其衝事不可問矣將疏薦

之兵備道鄧公廷柵上防剿功亦以君功列第一會清
惠薨鄧公遷按察使以議獄失大吏意投劾去事遂寢
總督左公棠保歷年文武官弁 賜加道銜七月調充
鄉試內監試官尋改內收掌官將行貧不能辦裝民醵
金以贖度必不受乃具薪米之屬鼓吹導之先以鏡一
枚水一盂曰吾公清如水明如鏡也周歷市廛至于廟
舍君辭不護乃受之及行民數萬人送至金鷄嶺皆哭
失聲君亦爲慟然鄉試畢調補福州海防同知君仕閩
久資格最深又爲人望所屬而君顧落落與當事諸要
人皆不合坐是不得之官五年六月奉檄署漳州雲霄

同知其官廨自兵燹後盛傳有鬼前官死於是者三人
君居之竟無恙李公福泰自粵藩撫閩旣入竟士民之
愬其長吏者踵至而雲霄獨無公爲留三日微服周歷
城鄉歎曰入閩以來第一好官也七月調充鄉試內監
試官七年二月赴福防同知本任有土豪號著翹虎者
黨羽數百人爲暴於鄉里君逮而笞之閉目若瞑蓋其
人蓄有異藥服之刀杖不能傷君知之命閉寘密室夜
漏將盡忽提出鞫之倉卒不及服藥自知不免叩頭乞
命立杖殺之九年八月升授福甯府知府君於屬吏中
某某廉能某某貪劣有小冊置案頭疏其事甚詳歲終

具密揭上之俄而有罷斥者眾論皆服焉郡學校官於歲科考入學諸生索冊費甚鉅第一名必百金以次遞減亦數十金寒士難之謁太守求緩頰君曰是固有之不可廢命各以一二金爲贄越半月省檄下則府學訓導以簞簋不飭免矣郡僻陋文風久不振君擇書院中高才生十人入署中讀書月再課之逾年而余慶元黃文元俱充拔貢生林龍璋鄉試中式皆預十人之例者也十年十月甲申孫夫人卒君自至閩所歷皆艱難辛苦精力衰耗同治五年自京師引見還塗次得足疾旋愈官福防時嘗驟得風眩疾藥之而瘳及是撫存悼

亡意興蕭索而病作矣然以太夫人年高勉承歡笑如平時十一年春忽患氣逆猶力疾視事夜不能寐則披閱案牘危坐達旦十月戊寅距孫夫人歿期年設祭內寢君忽眩仆急扶歸猶能至太夫人前坐語移時始就寢十二年正月 穆宗毅皇帝親政 覃恩及

中外官君以本官加級授通奉大夫贈三代如君官三月癸未 恩詔至率僚屬出迎如禮禮畢還署甫釋朝服神色驟變乙未晨起呼刀鐻工修鬚髮取水盥漱徐登牀臥顏色益紅潤日加辰遂卒君性和易而廉介有守一羊裘三十年兩袖皆穿以紫色布補綴之雖見

客弗易當江浙淪陷時故鄉親友來依君者相繼君悉
賜之無吝色無德色居官一介不苟取而勢要不能以
非禮干所至有聲所去常見思既歿福甯人皆言君代
晉江施襄壯公爲海神云君生於嘉慶十九年四月壬
午卒年六十娶仁和孫氏封夫人有子三人祖壽早卒
祖福福建候補鹽場大使祖綏光緒二年舉人與先贈
公於嘉慶二十一年舉於鄉相距適六十年族黨咸嗟
異之女子子一人嫁仁和周氏早卒孫五人同元同愷
同倫同文同章孫女三人皆幼

余旣爲先兄立家傳乃論其後曰方君令永安時四面
皆賊畝甚熾非君死守則延平必殘破而省垣危矣當
時之論謂賊不敢長驅犯省垣皆君之功洵知言哉及
在廈門力扼李世賢之鋒使不得由廈而窺臺灣其後
論閩事者輒以臺灣爲要區至使督撫大吏歲履行之
然則君之保全臺灣其功豈小也咸豐以來 天子
聽鼓鼙而思將帥往往有守一郡保一邑而受 朝廷
特達之知不數年間遂授節鉞者以君方之曾不少媿
而官止郡守嗚呼豈非命歟然其位雖未大顯而其人
固已不朽矣余自成進士後與君別甚久同治中一再
至閩省太夫人起居乃與君復尋連牀之好而君已病

矣故於在閩事不得其詳以祖綏所為事略頗有條理
因據而書之使世世子孫知吾兄之為人而祖福等食
其舊德亦尙勉所以自立哉

然其立雖未大顯而其人
其數之既不效乎閩故其能論者以吾兄之曾不心
燕趙蓬而思祖相由主首皆一應於一邑而受一陽
然限吾之於全臺其也遠小山如豐以來 天
論圖事皆以是為然要則至對皆無大爽然刻石之
亦則門代姓平世贊之難與不特由夏而後其
初之論語類不類其雖以吾祖皆吾之也何味言若
皆越船其嫩非吾祖皆以平必效其而皆其矣當

